



詩經恆解

共六本

1

0412
X476
1



仁12
1476
卷1-6

同治壬申重刊

詩經恆解

玉成堂藏板

詩經恆解序

同治四十二年一月二十日
藍作棟氏寄贈

人性皆善而有不善者情為之
也情動於中有感必應人以為
性之為不知其為心之為也人
心道心皆心而理欲何以分途

氣質所稟原於天地父母者不
同而純雜判矣薄而濁則人心
勝厚而清則道心多聖王以禮
範民身以樂和民情鐘鼓管絃
羽籥感以自然之節而動其天

良使夫偏駁歸於中和亦惟一
己之性情卽天地之性情故能
和神人而格上下也詩者聲音
之文本於五性而毗於陰陽所
感者殊故其言異而所言者切

故其反覆流連不能自己然違
於則者固不少矣聖人以爲此
天地自然之音響而人心淑慝
之明徵爰諧以器數用其精微
播之詠歌布於鄉國導以天籟

之宜而將其纏絲之致詩之爲
教者大黃炎以來歌謠不乏而
世遠希傳文武周公陶淑天下
之人心範以中和之正道自朝
廟鄉黨以及閨門莫不有禮樂

言采芻
三
卽莫不有聲詩而其陳諸太史
採諸輜軒者則又所以察民風
而行黜陟也威福可以厲眾而
不能禁輿誦之謳吟刑政可以
僞爲而不能閱民心之美刺詩

與王跡相維爲其下之風俗上
之得失所由驗也周衰禮樂崩
壞風雅淪夷夫子慮其乖棄
而失中正故刪詩三百蔽以無
邪蓋自二南豳雅而外其詩皆

不過當時之詞而自子釐訂則無往非聖人之教也歷代諸儒發明傳註不爲無功然其不達聖人之意流爲世俗之譚者抑又夥矣夫風雅之文通乎天地

而哀樂之過失爲淫哇不有以正之則詩之道日博而詩之義遂亡愚故不辭冒昧集眾說而折衷焉凡所疑信一以聖人爲依非敢謂毫髮無遺聊以補前

言經恆解
五
人所未備名曰恆解亦以人心
之公理而非有所穿鑿矯勉爲

云

嘉慶十年歲在乙丑仲春廣都

劉沅識

詩經恆解凡例

一夫子刪詩之說歐陽公謂篇刪其章章刪其句句刪其字是也然亦有全篇不錄者今既就本文訓詁凡諸逸詩概不取以自亂其說

一虞書言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以之教虜則欲其直而溫寬而栗剛無虐簡無傲推之於和神人儀鳳羽義蘊功效盡矣夫子論詩曰思無邪孟子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蓋非正其思無以得其義不得其義則所逆之志必戾古人而欲其有益身心通乎造化必有不能故今所釋



一本孔孟爲歸而不敢以風流靡曼之意稍參入焉

一齊魯韓詩漢初各有傳授嗣毛傳出而諸家廢然其義時有可取今兼採之至如子貢詩傳申培詩說或以爲明豐坊僞作然亦有可採閒取用之要以不謬於聖人爲主初無成心也

一大序小序本一朱子分詩者志之所之也至詩之至也止爲大序自關雎后妃之德至關雎之義也爲小序毛公鄭康成梁昭明輩謂爲子夏作至程子竟謂大序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則推尊太過程大昌謂爲衛宏作今

按其詞義純雜不一大抵源於子夏而後儒增益之即大序亦非盡子夏之言也至小序則多失詩意今取其合聖人之義者存之他不盡錄

一變風變雅之說聖人未嘗言始於大序朱子亦謂經無明文今姑如序說蓋亦疑之矣愚按大序言風之義是已謂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大雅則不得其解故今不從其說

一詩者樂之章也然朱子云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

樂而作其說得矣今古樂已亡而詩之詞義美惡勸懲昭然見聖王之遺民心之正雖列國之作經吾子刪定皆有義類可尋非復從前之比故太史公謂詩三百五篇夫子皆弦歌之以求合於韶武此聖人救世救民之本志也故得乎詩之意卽通乎樂之情而一切曲說可以不辨

一人心之正本乎天地惟聖人德合天地故以一人之性情理萬物之性情而詩歌聲樂可以孚於幽顯後世禮樂不興則所謂中和之則人身固莫得其道而比器數以求申聲考察愈精其失彌甚故今但存聖人之意以俟將來而

聲樂之所以與詩條貫者闕焉以非文字所能宣也

一詩韻以協音律最爲緊要然古字未有反切魏孫炎始作反切其源實出於西域梵學自聲韻日盛宋周彥倫作四聲切韻梁沈約又撰四聲譜繼是若夏侯該孫愐等韻書之作韻學紛然矣朱子集傳用吳才老韻然按之本文多有不合議者頗多夫聲韻本人身自然之天籟聲成文謂之音然五方風土不同音遂各異又時代更嬗卽目前名物稱謂迥殊而音亦弗侔故古人之詩與今韻大別好學者博考先秦諸書比類以求其合如陳氏第顧炎武考正

言經傳
古音多所發明然亦不盡合也今擇其可從者著於篇
一詩之義類經夫子刪定博大精深固不待言而文法之妙
音節之高亦萬非後世所能彷彿今因詁解正義竝於簡
端贅以評語雖一人之愚見然鄙意竊欲人涵泳義理得
其性情庶有益於身心而不徒爲文字之助也
一詩註自毛傳鄭箋孔疏而外莫著於朱子之集傳其他傳
解四庫全書所收已一百四十餘家各有發明義不盡允
今取其不謬聖人者其他辨說不能悉舉學者細玩本註
自得諸家是非免滋訟矣

一夫子言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詩人取興比類意義全在於
斯舊說多強今悉考證諸書參以聞見求其與正旨相合
故甯詳毋略甯異於前人不取晦聖人之意

一我

朝

欽定傳說彙纂

折衷集是書之大成實多所謹遵焉至如嗜古窮經之士尤必多
所著述耳目所隘不能備收尙冀匡所未逮幸甚

止唐劉沅志

詩經

夫之言多屬詩經草木之各詩人取興此意蓋全亦然
姑鼠藉世謂實是然直人不煩翻聖人之意
洪書詩之屬今悉去舊韻書參以開泉末其與五音俱全

詩經恆解卷之一

晚年定本

雙流劉 沅輯註

同門諸子參校



國風

一諸侯之國民俗歌謠曰風謂其感於上而為風俗

俗而行乎勸懲周衰王政不行諸侯悖亂夫子乃推明先

王政化之意又約取列國歌謠刪存如左而此卷則國風

周南一之一

古公亶父遷岐居周原因號國曰周而文

岐周之地以宣教化其後武王有天下國仍號周周公

相成王作禮樂采文王時風謠以其所作之地分繫二

國名其地皆古南國地

詩經

首二句咏歎
雖鳩之閒肅
不可妄干已
將后妃全身
寫出故三句
只以窈窕二
字一點而歎
其為君子好
迷筆意深妙
至矣

三三章只就
若菜比義初
焉求之切而
不得其道繼

焉順其道而
求之乃得于
是以薦于神
明化于天下
許多意義一
二字括之而
反復抑揚亦
復無極

言系角角卷一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興而此也關關雌

王雎常在水中食魚其居各有界域非其配者聞聲則鬪故

毛傳曰擊而有別窈窕幽靜之意淑好皆善也逑匹也河北

方流水之通名洲水中地淑女后妃妣氏君子文王也言關

窈窕之淑女德性貞閒不可配偶在河之洲可望而不可即此

以非禮干誠君子之佳耦也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

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古音通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與也荇接余也其根可食故曰菜服事悠長輾轉反側臥不

安席承上言非淑女無以配君子而求之不易蓋一毫非禮

淑女不也就彼荇菜止在水中而左右流之不能遠獲淑女

宛在目前而寤寐懷思不可苟求蓋六禮之事稍有不備皆

為所拒且淑女必擇賢夫雖以文王之聖其始尚徘徊審慎

以即事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古音之

興言也

參差荇菜左右芣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五教之興而此也采

熟而薦之友以德相親樂以善相好承上言淑女求當以禮

彼參差之荇菜必左右慎擇而取此窈窕之淑女當琴瑟中

正而諧迄乎既得則君子正位乎外淑女正位乎內上承宗

廟下育兆人其道備矣故參差之荇菜珍重而熟以薦於神

明此窈窕之淑女愛敬而好合成家鐘鼓樂之如鐘與鼓於

相需而和以此相好中和之意既溢於家庭而聲聞遂暨於

四國

關雎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文王得聖女妣氏

而作此詩○蓋夫婦人倫之本萬化之原聖帝明王正

身為齊家此為先務妣氏擇有德而後字文王擇有德以

為妃此周家王業之基也宮人先美其匹偶之宜而追

敘其未得之思乃詳其已得之樂蓋自太王季至於

文王化洽閨門宮人亦知大義如此故其詞意皆惓惓

於慕德而不及乎私昵周公制作以此為房中之樂而

詩經互解卷一

二

言終角外一
用之鄉國天下孔子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中正和平莫逾於此也

附解周南召南或以爲因分陝之後以詩繫之或以爲文王分二公采邑然文固紂臣事以小心必不以采地私其子分陝之說出於公羊在武王得天下後且陝爲漢宏農其地居二京之中二南之詩與地多不相合愚以爲商時岐豐荒遠其地半淪於夷太王遷岐已是拔山通道王季德化漸闢戎狄歸心故殷命爲西伯以統諸戎至文王而德政日新諸侯益附故命周召二公巡行安輯以宣政治暨後周公制作以當日之風謠核諸地里分而隸之亦不過

簡篇彙敘非公自敘其績竝召公而誇載之也後人溯王治之所由隆則本諸二公以見其烈當日不然夫子因之亦無深意而序云周南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召南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夫諸侯之風皆天子之風也而文王時紂爲天子文一諸侯二南所詠皆文德所漸被其大權固猶是紂秉也文豈改制而更爲哉卽周公以二南爲化始亦祇謂文考修身齊家王業所基曷嘗於二南或分優劣至睢鳩俗名魚鳩其居水次各分界限不相陵越如或犯界必死鬪不休羅者爲其聲以致之卽至配偶不亂以聲

咏葛之美次
句插入黃鳥
飛鳴便覺春
光滿目音韻
葩流味之無
極次章實敘

治葛之事而
義在無斃二
字
三章敘勤婦
職而重親師
其他可概

祇就采耳狀
其憂念而正
意在隱躍之
閒

相和如君子之夫婦敬而有別故特取興於關關所居有
定如正內正外之義故取興於在河之洲琴瑟和平靜正
喻夫婦以德相悅不徒情昵鐘鼓和鳴聲大而遠喻夫婦
諧和家道修而教化遠蓋詩人取義至為深遠舊說太覺
囿圖又詩傳疑義甚多今直據本文解之諸家聚訟不能
悉辨後皆放此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顧氏曰谷與木協維葉萋萋黃鳥于飛
集于灌木其鳴喈音喈賦也覃長施延萋萋盛也黃鳥鸚也
遠聞后妃言葛已繁盛而鳥復飛鳴應時感物勤工不暇逸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

莫模入聲是刈是獲為絺為綌區入聲服之無斃音約賦也莫莫茂密下垂刈割

歸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甯父母音米○古人之詩動以天籟或

願氏謂古人無平上去入通為一音亦是○賦也師女師薄
語辭治汙曰汙濯淨曰澣私燕服衣禮服害何甯安也終
言服之無斃之事歸甯父母以執婦道為孝敬可以甯矣

葛覃三章章六句后妃既成絺綌而賦之○其事則勤儉恭謹其言則溫厚從容窈窕淑女

此其明徵而凡正
內之道概諸此矣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比而賦也采采非一采卷耳即蒼耳

二三章乃承出時衰之意山險而馬驚病憂非酒可解也姑酌之以求免憂實不能免此懷入之故也而文情則波折至矣未章結出無可解憂則懷入而忘采耳自不容已矣字憂世憂民之心至矣

欲盈因懷人之故是以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

維以不永懷同○比也陟升崔嵬高貌虺隤馬罷貌金罍酒

維以不永傷比也高岡則更險於崔嵬元馬黃病之至矣不

狀觸觸惟懷而且傷非兕觥所能解也兕觥角為兕爵其

故曰觥而馬僕皆病則無可任矣其吁當何如也耶蓋憂之深也

痛皆病也云何猶如何吁歎則小於崔嵬高岡乃陟之

卷耳四章章四句后妃憫時思賢也○當紂昏亂文王

以正而王化所由興其因采物起興者婦人無外事而

自言其憂傷之心則賢妃聖主所同也故曰永懷永傷亦

成之義然反復流連忠主庇民之意於是為至焉

附解序說以為后妃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朝

夕思念至於憂勤其說始於左氏自漢唐以下俱從之然

詞義不甚融洽朱子謂為思文王以婦人不預外事也然

后妃固有聖德當紂無道民遭塗炭文王忠主衛民妃必

有同心者卷耳之采固婦人之職故因以託興言己修職

之餘一念及於時政無心采采又託登山陟險以明無補

於難蓋其憂民雖至而詞不越乎己職之常且託喻以言

未嘗徑直前章見妃之克修內職此章見妃之有志斯民

所以為賢而文王修齊之化所自起必如舊云所失為不

樛木高聳葛
藟微弱而相
親附以此喻
后妃之逮下
該卻許多情
事在內纍荒
繁既有加而
無已綏將成
亦以漸而彌
深數之字反
復流連情餘
於詞須句句
緩讀乃得其
味

少矣

言絲綯解者一

五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比而賦也木下曲曰樛藟葛之拳腫
者喻妾眾才質不一也纍繫也只猶是也君子謂文王以德踐福故曰福履綏安也木下垂而葛藟援之比后妃逮下而眾妾附之以是德內相君子實能履福而安故曰綏之也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比而賦也荒蔽覆將扶助葛藟附木而蔽覆猶眾或翼之是也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比而賦也縈久纏繞也成全安也葛藟旋繞久而不解比福履久而益全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

后妃能逮下而眾妾頌之也○易之睽次家人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故妒忌者多妾不怨則畏也后妃以德輔文王而眾妾皆樂其德沐其仁以為君子之實履諸福皆自為也故

祇就蝻斯反
復咏歎細繪
情狀而后妃
齊家之政禮
肅而情洽皆
在其中非徒
咏子孫眾多
也凡兮字皆
咏歎不盡之
詞

其詞反復而深願如此

蝻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

音振兮

比也蝻蝗屬子母喜羣飛詵詵眾多貌爾謂蝻

今宜爾子孫繩繩兮

比也薨薨羣飛隱隱有聲也繩繩不絕言其和集而不害故宜子孫奮動而生機曰茂

今宜爾子孫蟄蟄兮

親厚蝻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比也揖揖聚而有次序其會聚而有次序宜子孫伏藏蟄聚而不侵陵

比也揖揖聚而有次序之意蟄蟄盤聚也言

蝻斯三章章四句

美后妃不如而子孫眾多也○血氣之物皆有情欲妒爭由是以興蝻斯不然故以美后妃而言其有是德宜有是福詵詵初動薨薨連飛蟄蟄伏聚一門之內繁衍雍睦如見之矣

附解振振舊訓仁厚以麟趾章故也然記曰蟄蟲始振周頌

詩經五經卷一

六

曰振振鷺鷺于飛音有平仄而義皆振動奮飛此章始言其振奮動繼言其飛鳴之聲終言其伏聚之狀皆就螽斯說未明指后妃祇詠其眾多和睦而仁厚意自在內蓋家庭之內雍睦尚已然必禮法修明眾職皆舉振振則眾職効勤薨薨則眾情協應蟄蟄則眾志安靜祇此數字而后妃齊家之治無不盡美可見螽斯蝗屬其類甚多此則指大青蚱蟴而言大學之教身修矣而齊家又以五辟言之蓋居家無權位較治平尤難齊家之道以正內正外為本夫婦之德不齊求正家不得也此書自關雎至此章皆

后妃之詩不言文王妻統於夫而妻苟不德惟恃夫綱化之非易言也孔子故序此以見周德所由興而求賢婦必於初婚故關雎居首後儒第知婦人不可干政而不知輔治必賴賢妻古人正身以正人起於閨門衽席之間後人法令以相繩止嚴內外權勢之介其講求治術者不同故其解經亦異於聖人之意如此

齊家必始于婦人而女子于歸恆在韶年安得遽有齊家之德文王后妃德修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音數之子于歸宜其室家音姑也音姑桃夭婚時以華貌喻其婦容也婦人謂嫁曰歸宜和順相安宜其室家宜其一室之家正位乎內外言其足以端本正倫自初婚而已也音數桃之夭夭有蕢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音姑實盛大貌喻

而教備之子
韶年如桃夭
之美而即信
其宜家詳悉
言之無不宜
而其德之無
不美可見意
義周而風韻
嫣然誠工於
賦矣

美其才德祇
肅肅起起四
字而干城好
仇腹心以漸
而深極美之
亦極流連之

婦德也家室一家所有之桃之天天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
室兄弟之婦及子婦是也桃之天天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
其家人比而興也蓁蓁葉盛貌喻婦功婦言之屬家人一家
之人言其無所不備盡一家而宜之如桃葉蓁蓁齊

也茂

桃夭三章章四句

桃夭化行於國也○治國在齊其家
文王后妃修身齊家以及於國而國
人皆各有以齊其家故其詩如此夫婦正位而後家齊
即之子于歸信之其所感深矣華實葉以次而榮一家
之人亦以漸而及中該許多德
教在內勿但以爲詩家換字法

肅肅免置

夫韻與
丁起起武夫公侯干城
肅肅免置施于中遠起起武夫公侯好仇

意置罟也丁丁椽杙聲起起武貌干盾干城皆所以捍外衛
內施置易紊而肅肅則敬爲之也先聞其聲後見其人詩倒
言之而美其
可爲干城也肅肅免置施于中遠起起武夫公侯好仇

賦也達九達之道中達衝會之所仇匹也稠人廣眾不
改其度所養深矣故可爲公侯之善匹而與圖國政肅肅

免置施于中林起起武夫公侯腹心

賦也中林遠密之所幽
僻之地不弛其敬其功

密矣故可爲
公侯腹心

免置三章章四句

美周才之多而即免置者以言其概
也○蓋古者農與兵合文武兼修免
置田獵之事也而其入嚴毅有度不改其常故詩人即
其所事而狀其內外之莊嚴是干城腹心之寄也抑此
詩也其必有所指乎墨子書云文王舉闕天泰顛於置
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金山以爲此詩即是詩傳
亦云文王得良臣於野而詩
人美之蓋均不爲無見矣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

音之
賦也芣苢車前

采之薄言聊爲之無成見也采始求之有始得之朱子曰化
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黃佐曰門庭之內幸

此一幅太平
景物圖也采
采二字一字
一字緩讀一

家大小優游
化日藉采芳
首以消遣或
如此采或如
彼采細寫出
雜沓和樂景
象其味無窮

喬木似可休
而不可休游
女似可玩而
不可玩承言
其德量之宏
深見於外者
本乎內也
三三章乃言

己慕德之誠
如此游女誠
特出之英荷
求偶者得之
實為修身齊
家者之大幸
己雖為之秣
馬亦所願焉
而復歎其宏
深不可測度
願而己
願而己

無係累機杼之外
尚餘閒是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賦也掇摘
捋取也
采采芣苢薄言結之采采芣苢薄言頌之

而執其衽頤貲益多
而扱其衽於帶閒
賦也結
貲於衣

芣苢三章章四句

文王德化翔洽婦人采芣苢以相樂
而賦之○蓋民相與遊熙皞而不知
故第詳采物情狀而行歌共適洋溢太和
若身親焉陸氏以為天下之至文是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
韓詩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

可泳
羊向
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竦直無枝曰喬
思語詞漢水出今漢中府

至湘北漢陽府入江潛行涉水曰泳方杼也文王之化被於
江漢即出游之女而見其端嚴謹禮不可妄求則男女室家

以知矣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
媿漢之廣

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翹翹秀茁貌錯

女秣飼也楚特出於錯薪之內興之子獨立風塵之表于歸
為之秣馬敬慕之至也末又申言其德量之宏秉禮莊嚴令

人敬畏
翹翹錯薪言刈其夔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

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夔蒿也蒿小於楚
駒小於馬蓋游女非一降而

求之同此貞潔不可
妄干以致流連之意

漢廣三章章八句

即游女以美文王之化也○修身齊
家始於婦人游女者漢南之俗其方

嚴謹度見於容貌舉止之閒詩人故歎美之而言其如
江永漢廣不可淺窺其在家可想矣非謂己欲求之而

附解喬木喻其方正不可求非欲求而不可乃言其嚴正之

氣流露於容止之間不可以其為游女而狎之江永漢廣
 又歎其方正之中更自含宏其平日沐浴君子之化而修
 齊有功益可想也求薪刈楚喻其獨立風塵之表蓋游女
 之中又有其更賢者願言秣馬極明其愛敬之誠焉然愛
 慕之者謂其有德而非禮則不可一毫干也故又以江漢
 比之萋小於楚與游女之次者而亦同斯度也是以再四
 流連也或乃曰非復前日可求既以詞害意且女已貞潔
 而男尚慕色文王之化安在哉又謂漢廣汝墳皆說婦人
 只是偶然有此詩說得一邊耳盍思女之難化勝於男婦

女如此則男子可知且女居閨閣何由詠歌即出游者而
 見其悉賢皆文章加一倍寫法詩所以為善言德行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賦也汝水名墳大

枚怒飢意大夫行役而歸其妻追防也枚曰條幹日

君子不我遐棄賦也斬而復生曰肄又伐其肄則魴魚頰尾

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比也魴魚名鮪也頰赤色魚

母文王邇近也言其勞甚而慰以王室雖虐文王可恃文率商民以事紂雖婦人亦知大義而勉其夫以効忠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舊說文王化行汝墳之國婦人能閔

非所役而役之婦人念其夫之勞而勉之以義蓋文王
 忠於殷而率其叛人以事之至於感文之仁不敢貳紂

夫婦久別而相思人情也然非明大義者不能以禮節情此詩先敘相思及相見而慰勉以忠義其賢如此則文王之化可知矣

所以為德之至也

附解汝水出汝州天息山經蔡潁入淮而孟子曰決汝漢而注之江先儒以為誤記然此詩經夫子刪定次於江漢之什而其詞曰父母孔邇則非河南之汝去岐數千里者矣意別有所謂汝者而非汝州之汝故禹得以決之入江歟聖賢之所以為聖賢以其言為可經若孟子不察其實而妄云不足以為孟子若記者誤記不應汝漢連文蓋水道遷徙不常古今異蹟而名稱亦異不可以後世之籍疑之矣愚於孟子恆解詳之

以麟喻德而第卽趾定角言該其一身威儀矣正寫公子祗振振二字蓋仁厚而無才亦末矣末句卽人與物其意味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興也麟瑞獸王者至仁則出趾足也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

蟲振振仁厚而有為貌言文王仁厚故其子亦仁厚而才可有為又歎曰是乃麟也何必庸身牛尾而馬蹏乃為麟哉

公姓于嗟麟兮興也定本公作題額也麟額之角古音振振

公族于嗟麟兮興也麟一角其端有肉不以觸物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因以為族故曰公族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序以為關雎之應蓋文王后妃德厚詩人故言是卽麟瑞而卜周之必大也夫子序此又以示物瑞不如人瑞而勉人修齊以致治其意深矣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一百五十九句

召南之一二召地名水經注雍水東逕邵亭南亭故召公采邑京相璠曰亭在周城南五十里而

美諸侯得賢
如而故抑揚
其詞鵲巢鳩
居非其所有
也賢女適賢
侯豈類是哉
甚言諸侯之
德不期而得
佳耦與關雎
用意各別也

括地志謂在岐山縣西南十里蘇氏以為文王治周所
以交於諸侯者屬之召公引大雅昔先王受命有如召
公日辟國百里言其治外也愚謂此說非是文王未兼
并天下特因諸侯來歸故命召公理之南之繫周召
郡垣縣有召亭通典又曰河南府王屋縣有召公邑則
武王分陝之後徙居
之地非召南之召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於巢每居鵲之成巢之子諸侯夫人也一車兩輪故一車曰
兩御迎也鵲有巢而鳩居諸侯有德而夫人歸之自然之福
澤德與德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據也方
相招也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據也方
而為主進於居矣將送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
也上卿以盛禮送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
成之也成婚禮成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蓋德與德相感而佳耦以成惟之子能賢故賢侯禮
聘之而富貴福澤皆其所固有也喜之深而故為不意
之詞又豔羨之意餘於言外矣

于以采蘋于沼于汙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美可為菹沼池汙渚采蘋於此就潔事于以采蘋于澗之中
祀事夫人助公侯以承祭不敢自怠也于以采蘋于澗之中
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賦也山夾水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
祁祁薄言還歸賦也被髮髯所謂次也僮僮竦敬貌祁祁舒
趨事祭則祁祁安詳也

采蘋三章章四句

○美諸侯夫人之賢而即祭事以明之
事莫重於祭事而夫人勤職肅敬

上章美諸侯
之德足以致
佳耦此章美
之子之賢足
以助內治此
周公所作孔
子所定次二
章相足之義
其細寫夫人
勤婦職修德
儀委曲詳盡
咏歎洋溢之

襄事則所以助理者可知故敘其采蘋之勤且潔而申言其用以該平日未則美其威儀而凡誠敬之德亦可推矣

附解夫人之職甚多即承祭以言則奉宗廟而理陰教他可類推祭祀之禮亦不一即采蘋一節見其勤潔恭儉而凡盡禮皆可想公侯之事言君事即夫人之事公侯之宮則宗廟神靈於焉攸屬其事益嚴其當得賢助襄事何如末美其儀容以想其在中不就祭時說而就未祭已祭說蓋未事如恐不克享於神明已事幸其免於罪戾則方祭時可想其不言一切容貌而第就被言蓋遠望而即知其儀

一心結之狀皆詩人善於着筆虛處傳神加倍寫法也讀前二章如見夫人盤桓於山曲水涯讀末一章如見其往來於離宮肅廟間真文章勝境也前人采蘋為蠶事之說支離不可從

賢才應運而思興猶時物未見而憂既感時而思奮

嘒嘒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古音洪○比而賦也嘒嘒鳴聲草蟲蝗屬奇音青色趨趨躍貌阜螽蟄也忡忡心不甯降下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亦如后妃相君以禮而欲其求賢自輔故言草蟲鳴而阜螽從之同聲相感以類相求賢者待明君而事之未得則己以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為憂既得則己以為慰也

比而賦也蕨鼈菜初生似鼈腳故名

義也其詞顯
不如卷耳之
曲蓋文王處
憂讒之時諸
侯則承文王
之化正而易
見也

初生無葉可食憊憊憂結貌說舒而喜也采薇必及其早言見賢不可後時陟彼南山言采其薇

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比而賦也薇今

之巢菜亦以早采為佳傷悲甚於憊憊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相其君以禮憂不得賢而作○亦如周南之

有卷耳也序與舊說皆失其旨

附解序曰大夫妻而說者以為未嫁之女其說可笑黃氏堦非之是矣而以為大夫妻憂念其夫不敢怨上謂以禮自防亦屬牽強若但以為大夫行役其妻思之而已又無以見文王之化是皆不得詩人立言之意而妄揣者也蕨薇

皆須及早采食故以比君子當早見蕨芽初長如小兒拳亦曰垂水胡明仲以為修條叢生條之腴者大如巨擘剝而食之甘美野人呼為迷陽本草云薇有二種詩指山菜非爾雅水生之物陸璣謂莖葉如小豆蔓生項安世以為今野豌豆蜀人謂之巢菜與陸氏合然則薇竟有三種矣今從陸氏

由采而熟而
奠層次寫來
以輕倩之筆
出之便不煩
重其詞則所
以詠歌故多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賦也蘋浮萍濱涯也藻聚藻行潦流

潦大夫妻躬采蘋藻以為餽羹之芼敬其事而敘之王安石曰薦有常物采有常處是也于以盛之維筐

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賦也盛貯也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

用疊字

器不苟同慎之至也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古音誰其尸之有齊季女賦也

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牖下與也尸主齊敬季少也

以少女而能敬襄祭祀其他可知見文王德化之深

采蘋三章章四句美大夫妻之賢亦即祭事以該其餘蓋文王之化深故大夫能相其君其妻又能相其夫即承祭一節見其敬慎周密之懷而所以理陰者可推矣

附解毛萇以為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

之以蘋藻蓋本昏義其說亦善第古禮采蘋采蘋竝稱采

蘋為美夫人則此自當為美大夫妻序說不可易也其稱

季女乃言其年之最少而修婦職敬婦功如此他可知知

若以為女子將嫁教於宗室教成祭之是母教之事雖美

女之賢於文王化成意較緩如序說乃見由諸侯而大夫

由夫人而大夫妻足以見德化之周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賦也蔽芾覆庇而美盛之貌甘棠杜梨也白為棠赤為杜

翦去其枝葉伐其條幹茇草舍也詩人感召伯之德而愛其樹如此蔽芾甘棠勿剪勿敗音古

召伯所憩賦也敗殘其枝非特勿伐而已憩息也暫於茇矣蔽芾甘棠勿剪勿拜

召伯所說賦也拜曲其枝又非特勿敗說稅同停車也又暫於憩矣

甘棠三章章三句召伯布文王之化偶舍甘棠之下後人思之而作孔氏穎達韓氏嬰皆以為召伯就民於隴畝舍甘棠而聽斷民歌思之然以為武王之時則非也蓋奉文王之命以宣教而民頌之美其臣則君可知矣

美其臣則君可知矣

此詩頌德其詞莊重用意在蔽芾二字隱寓召伯之蔭民也以反復咏歎致其愛惜無已之情

首章寫已守
禮避患見幾
於先文情跌
宕意多慨歎
下二章比非
禮者於雀鼠
而概其狡詐
無益於事亦
無損於我貞
烈而語則從
容非有德者
不能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古音謂行多露比也厭浥溼意行道夙

汙名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音姑何以速我獄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比也家求為室家之禮速召致也事有

而何以速獄然速獄而實無室誰謂鼠無牙牙讀為吾亦不

必從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音公雖速我訟亦

不女從比也牙牡齒雀實無角鼠有齒而非牡則疑似尤難

牙其實非也速訟而亦不從貞烈之至矣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南國之中有女子守

獄而卒不從作此詩以見志夫子

附解序以為召伯聽男女之訟然本文無美詞故朱子以為

女子以禮自守不為強暴所汙然文王之化猶有強暴汙

人者殊非矣夫婦人以貞節為本世固有貪慕美色強求

婚姻者文王時諸侯之國猶有是事而女子守貞不從雖

致之獄訟不改夫子錄此以勉閨閣自愛果能守貞非禮

亦何能相加且非特慕色者宜然也以文王之聖后妃初

未深知猶不輕許致宮人有反側之憂後世賢媛擇配有

矢志不從者皆此詩類也朱註首章未明行露沾濡於不

覺比非禮當預為遠嫌下因言女托室家之禮致我於獄

言終極解卷一
三十一
訟而其實本非如雀角鼠牙無中生有能累我身豈能污
我之節然則我之不從正如行露不可夙夜非禮之來慎
之於始耳其見禮明而守道確故錄之以見文王之化而
其人之終不能屈女亦明矣非禮者有不聞而愧悔哉此
又足以化天下之男子矣劉向列女傳謂申人之女既許
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女不肯行夫家訟之於理女
終以一禮不備持義不往而作是詩然既許矣而以一禮
不備不往於義未安鄭箋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強
委較優然其實非也女子知禮而或奸人術致父母愚昧

強嫁匪人皆許女子守義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安可或
苟世固有父母媒妁不臧反陷害賢女子者聖人錄此詩
其為天下防豈不至哉

寫大夫儉素
雍容而太平
清宴上下風
俗可想此虛
處傳神淡處
着筆之法

羔羊之皮音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音委蛇音夫朝服紵兩
皮相接之處素絲為組屬兩皮因以為飾其狀
突兀日紵委蛇自得之貌退食自公公政理也
素絲五紵委蛇委蛇自公退食賦也革毛蔽而革見絨界也
食家政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肅也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而縫見也合兩為一日總絨蔽而總見也重言
退食自公深明朝廷清明君臣一德故無事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序曰大夫節儉正直而臣亦盡
職朝無缺事家無私營退食從容儉

言經解卷一
德可風明良
慶會之象也

文王率紂之
畔國以事紂
非強之也蓋
人見其忠敬
之誠化其禮
教之實忠於
事紂雖知其
無道而亦自
盡婦人女子
皆然此詩與
汝墳同意而
彼則猶幸其
歸此則竟不
能歸不歸而
無怨上之詞
益以見文德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違振振君子歸哉歸

哉古音資○比而賦也殷雷聲雷出地奮喻周德之興也豐

鎬在南山之北江漢在南山之南國北望先見山陽故

首言南山之陽振振信厚也上斯言人下斯言地言文王仁

德仁聲近在咫尺何斯人違斯而供紂役不敢暇乎然供役

歸而未敢必蓋不敢以私情廢公義也殷其雷在南山之側

何斯違斯莫敢違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比而賦也自陽而

言側也莫敢違息無甯時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

或違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比而賦也自側而北則山之陰

或違處無定所此役未完彼役又興如

是而終不敢必其歸所以為忠敬也

之深矣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南國婦人被文王之化能勉其君
雖無道天下之共主行役者義也故雖知周之
必興而必使其盡臣子之道序云勸以義者也

附解周非殷之封國北面為臣者也自不啻失官竄於戎狄

流離轉徙夏殷未嘗恤之至公劉始營豳地太王又避狄

人殷亦未嘗拯之迄王季益盛戎狄歸心商乃命為西伯

以羈縻西戎如今宣慰司鎮撫荒夷之意文王無心榮利

但知行仁恪恭將事故為至德而此詩尤見其事殷之誠

雖婦人亦體其德後人誤解征誅亦由此等詩義不明愚

於四子恆解已屢言之矣

文王有求賢之誠而詩人尤慮其或後時益忠主庶民之意至殷而非謂賢才緩則逸也亦非賢才自汲汲也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興也標取也其實七

吉賓興之期言標梅而有七喻賢才眾多之時我庶士親之

詞人君求我國之庶士當迨賓興之吉擇其尤者而用之也

標有梅其實三兮音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興也其實三喻

人君求士當及今標有梅頃筐暨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也

收羅不待吉也標有梅頃筐暨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也

暨貯也喻賢才隱晦之時人或以賢才告聞嘉言而即採之不必全才矣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文王急於求賢詩人美其事而恐其不及蓋以人事君之雅懷也

附解序以為男女得以及時而作其詞汲汲如將失之先儒

固有疑之者矣舊註謂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夫

女守禮而男尚強暴文王之化安在我

高宗純皇帝欽定詩義折中曰求賢也而其說始定蓋紂播棄黎老賢才邈世文王汲汲求賢詩人故咏美之觀後車之載可知矣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實命不同興也嘒

五言其稀肅肅敬貌宵征夜行命爵命妾御見星而往見星

而還故因所見以起興而言不敢辭勞者以嫡貴妾賤命數

不同故安嘒彼小星維參與昴音留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實命

於分也不猶興也參昴西方白虎七宿之二本不小因日出而星光

微故稱小星僅見三五且而稀也參昴現於東方則春

宵也春宵夫婦和樂之時而循禮將旦即退所以為德化所感

小星二章章五句南國被文王之化妾能循禮而作○周禮典命其數有九夫人視諸侯之

詩經互解卷一

安命守分之美固已而一片閒逸之致溢於詞表其久可想

命數娣媵以下貴賤視其國之等視其國之卿大夫士
所謂命也賤者安分則夫人之惠以逮下可知而諸侯
之修身正家以辨位
定志者豈偶然哉

附解此詩美妾之賢實所以教有夫綱者修身齊家之道也
妻外有妾因世人秉質不齊男有終身不生女有終身不
育者或夫可以生而無子聖人故制妾之禮以廣嗣育承
宗祧妾不敢比於妻所以正名分而防後亂也文王后妃
德修家齊樛木螽斯妻妾之分明麟趾公子公孫所以繁
衍此詩妾御莫敢當夕見星而退自言命之不猶不同實
夫與妻平日待之恩誼兼全有以感化之也置妾必至四

十乃可後世不知多種禍亂者不知遠色乃能貴德寡欲
乃益多男既戕年壽復少前星豈非解經者階之厲歟內
則鄭註云諸侯取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
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五日之中一夜夫人四夜
媵妾夫聖王制禮不踰中正置媵妾以廣嗣嫡或無出或
有出而寡以妾備御苟其宗祧有人固不以多妾媵爲禮
如疏所言使天下逐逐於嗜欲而莫知節焉豈聖人之教
乎君子謹身節欲不屑屑於閨房之樂而思以其身爲天
下利賴之身苟無墜緒奚用妾媵之紛紛者爲世知妒之

江原有汜妻
原有妾禮也
而以私意閒
之則不我以
者非也其後
也悔如江之

日之意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音喜。興也。水決復入。日記之子妾
謂嫡妻我妾自謂能左右
之日以悔悔而迎己也
後也處興也。渚小洲。韓氏曰一。否曰渚處有安處。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

納眾流矣首
三字合意深
婉下三句一
抑一揚波折
有態下放此

過其嘯也歌

興也。沱江之別出者。過存問也。嘯。蹙口出聲。嘯歌相樂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南國夫人始棄妾而終迎之。妾述其事以美也。○汜渚沱皆始分而

終合悔處。歌由淺而及深。惟其悔過之誠。故相樂之切。上之人能悔過以惠其下。則下之人感恩以事其上。此詩所以次於小星也。

附解上章教妾循分此章教妻勿妒故相次也夫無子而置

妾禮也然非正妻知禮鮮不妒亂此詩始妒而終悔改過之美故為文王之化序謂美媵其義未全按左傳凡諸侯嫁女同姓媵釋文以為古者同姓娶夫人則同姓二國媵之公羊傳亦曰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所從皆名媵而

言經心角卷一
三
孔疏云媵謂妾也康成士昏禮註古者女嫁必姪娣從於是人遂概稱媵妾然娣與姪尊卑異矣而皆以從且儕於妾可乎哉說禮家妄言相沿誤世安可弗辨先王制禮防人情而立之中嫁女以同姓媵謂以同姓男女送之於備物行禮等事為便故說文亦曰以同姓媵送也孔疏誤以為妾而康成益之曰以姪娣從蓋見左傳載姪從其姑等事不知此乃春秋失禮之事非聖人之法也以婢贈人世固原有此俗而古同姓之國以此為禮然孔孟未言則其為末世之事可知亦不容據以為典矣四川建昌嫁女

有姪娣送之者然不久即歸非留與女居然亦非禮之甚公羊謂諸侯一娶九女已非謂媵以防嫉妒尤誤同姓以女媵蓋贈以婢耳必非己之女與姪娣試思人孰肯棄其女與姪娣者哉

白茅吉士對
舉言淑女宜
配君子也而
開開咏歎其
味深長次章
乃承出如玉
而以林野之
物比之慨其
出於寒賤尤
可貴也末章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野之氣謂及笄時也吉士賢士誘求也野有死麕惟白茅可以包之有女值及笄之時惟賢士可以求之不得以其見於野而輕也
林有樛櫛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之樛櫛死鹿見於林野非貴也而束以白茅則木純束重包珍重之至者女雖在野而立身如玉不可忽也
兮無感我悅兮無使龍也吠
賦也舒行而體舒也脫脫舒遲貌感動也悅巾龍犬也此乃正

細形其德歎
美其貞其詞
四折幽遠

言其如玉之實行容舒遲莊敬不佻雖悅不可驚
驚龍不可吠而况欲干以非禮哉歎美之至也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詩人見遊女於林野之閒而美

其德性純潔以此見文王之化深也

附解前人誤解此詩義理神情均晦矣此蓋當春之時偶見女子於林野之閒而有以識其德性故反復咏歎之死麕死鹿及樸櫟皆非貴重喻此女出於農民蠶婦之家原非巨族然其品潔而志純當鄭重禮之如包以白茅珍如白玉也首章第閒閒咏歎其可貴次章申言其如玉末章狀其德容舒行而見其舒遲蓋前此遙見之今始細察之也

佩鏘之鳴中乎禮度故悅不感瞻視之嚴絕乎輕佻故龍不吠也然不直曰不吠而曰無感無使云者詩人即外見之形容揣其心中之嚴峻以為莊敬貞潔不可以一毫非禮求也乃歎慕流連之至矣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音敷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興也禮稠多貌

弱蒂微風大搖肅敬雝和也詩人乍見王姬下嫁而歎美之唐棣葉穠而華豔興王姬外富貴而內莊嚴肅敬也雝和也敬而且和即車以見故欣羨之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興也
平王文王國語太子晉曰后稷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文王之為平王猶武王之為甯王當時有此稱也齊侯丁公伋也桃李相映而榮比周齊為婚之盛美王姬而其鈞維推本文王以見其澤之長齊侯亦賢者故稱美之也

美王姬止肅
離二字盡之
能敬而和德
盛也矣餘皆
美其車服禮
儀而再言平
王孫齊侯子
明其世德相
承盛德相副
反復流連之

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比也緡綸也鈞以絲緡其

婚如鈞用絲緡作合宜也上章先言王孫

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王姬下嫁於諸侯詩人見其車

推本於文王以明修身齊家之化遠也

附解此詩古序美王姬毛鄭皆以為武王之女下嫁齊侯是

也邑姜與齊侯偕為兄弟故王姬歸其子二南為周公所

定錄此詩以見文王修齊之教至其孫而猶然不特當時

南國被化即再世之後淑女之風猶存以是為風動之本

所以列於風也周南麟趾推及於公姓公族召南美及王

孫其義正同至騶虞之詩又推及庶物則親親而仁民仁

民而愛物之序不嫌與周南異也宋儒據春秋謂此詩東

周後詩然子謂伯魚為二南以其為王化之本季札亦曰

美哉始基之矣篇名明曰周南召南周召二公分布教化

之地何緣得有齊魯之詩入其中且無論齊襄春秋所誅

桓公創霸亦無與於王化也雖朱子兩存其說然終不可

從

彼茁者葭古音伯壹發五豝古音伯于嗟乎騶虞賦而此也茁

美時物之盛武備之修仁惠之治止三句耳而其中葭蘆始生者壹發四矢也豝野豕之牝者騶虞獸名白虎黑

含許多意義
詠歎有餘情
真至文也

武而其意主於好生歎美之以為是即
彼茁者蓬壹發五豸
于嗟乎騶虞此章蓬豸為韻乎虞又為韻

騶虞二章章三句

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由仁民而愛物春田之際除害苗之物以廣蕃育

詩人因其事而美之以明殺無非生為後人法也

附解或以為美虞人韓詩亦以騶虞為掌鳥獸之官王應麟謂與射義合而歐陽公以騶為馬御言於騶囿之中蒐索害田之獸一發句亦如今說朱子從毛鄭之說以騶虞為獸得之矣而亦以不盡殺為仁且謂草木之茂禽獸之多乃仁物之效竊嘗思之古人四時田獵以講武事非以殺

為功也春生之時而誇耀殺獸之多以為庶物蕃滋立言毋乃不純且末句承接亦強不知本文乃美君之仁而即春田一事以見其殺物無非生物犯害於農則殪之騶虞不傷生則蓄之蓋聖人無在不以仁民愛物為心四時田獵以為講武而亦藉以去妨農傷稼之物仁中有義義以全仁是以仁心感召瑞物頻來災慝不生騶虞與犯皆春田所見之物此當珍而彼當殺聖人處之既各得其宜而民物亦因以繁茂詩人故即事以興歎吁嗟乎騶虞言騶虞之來吾君仁心所感即謂君亦騶虞可也周公序此於

言經心解卷一
二南之終以明有國家者由仁民以及愛物均有中道平
日恩覃兆姓而不廢蒐苗澤及禽獸而未嘗養惡所以爲
仁至義盡非概優容姑息之比也後人因序騶虞鵲巢之
應一語遂牽強配合不顧本詩神理烏容勿辨又按四時
田獵名義前人多未發明故於此章之旨不明今竝附於
此蒐搜也春將耕種恐害田之物伏而爲害故獵以搜取
之苗苗也苗之方榮恐獸戕之故獵以護苗獮選也秋令
肅殺有害稼者選而殺之狩守也倉廩旣登恐獸攫取殺
之而守蓋先王旣於農隙講武以明安不忘危而又恐後

世淫於原獸也故其名義如此後人不識聖人深意雖以
爾雅訓詁且多未純他可知矣至射義言天子以騶虞爲
節樂官備也孔疏云一發而得五犯若一求而得眾賢其
說亦強不知樂作於治功告成之後聖人仁民愛物之政
旣周天子恭己於上百官修職於下至於田獵取禽之時
而騶虞仁獸至焉則知聖人義中有仁物亦感被而當時
德政翔洽百官皆得其人太和充溢樂因以興故曰樂官
備也天子非習武之人射以觀德騶虞本義殺中有仁以
此爲節正戒天子黷武而明任官得人物且繁昌乂安可

知當日文王化及諸侯皆能以仁育物而此詩乃作以此
明射之為義尚德不尚力為後世天子則焉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一章百七十七句召南皆南國諸侯之事本非文

王屬國聞風慕義而來蓋紂所不能臣者文王正其身以及其家國而人化之亦皆正其家國以至於民物無不咸若其故則召公布文之化平日勞來安集宣慰感化之道不一而足也故名之曰召南前人不得其解學者詳味各章意義自當豁然

邶一之三邶鄘衛三國名皆以水得名邶水在太山之阜鄘水出宜蘇山衛水在靈壽武王克商分

紂地為三建諸侯其後皆并於衛考西周時無吞并事東遷後亦無考蓋二國微弱衛乘機滅之史失載夫子特錄其詩以存其國不許衛得滅邶鄘且明王室卑微之故所以列於黍離之首也

字字用意曲折頓宕情味無窮

既言小人不可測又言兄弟無足恃故知其為宗臣也

守道不踰自明處語無聲氣羣小閱君而侮民己是以獨憂之劉更生屈原之先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

遊以比而賦也汎汎流貌微非也柏舟舟之美者喻賢才也言定泊也我是以耿耿然不寐如有隱憂非我心匪鑿不可以

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賦也鑿鏡茹度

上言我心非鑿不能度其所為亦有兄弟不足恃為依據往告之故且觸其怒極言遇之窮也我心匪石不

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賦也棣棣

擇也承上言所遇既窮計惟枉道徇物然我心匪如石之可轉匪如席之可卷而威儀為己所閒習又不能選擇而行棄其不合世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

之寤辟有標賦也悄悄憂之獨也覯見閔病辟拊心標手拊

聲也

不能奮飛宗
臣有與同休
戚之諱日居
月諸離騷所
以呼皇穹也

受其病侮是以靜思而至夢
塊皆戚寤猶拊心而標也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

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此而賦也居諸語詞迭更微
虧也日喻君月喻臣言君臣

皆為小人所亂互相暗蔽己心憂之如未澣衣者然即欲速
去無如宗國不能忽然蓋雖時不可為猶欲委曲以圖濟忠
厚之至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宗室賢臣憂其國之棄賢任邪而作
國之興廢視乎人才舍賢而用奸

馴至乎忠臣拊膺正士解體詩人故深憂之而又以義
處宗親不忍忽然孔子錄之以明夫國之喪亡必由乎
此而風之變也變以此
也所以警人君者至矣

附解小序以此詩為仁人不遇韓嬰以為宣姜自誓孔子曰

仁矣吾於柏舟見匹夫不可奪志矣孔叢子亦載其說劉

向列女傳曰衛宣夫人者齊侯女也嫁衛至城門而衛君

死遂入持三年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夫人

曰惟夫婦同庖不聽衛人愬於齊兄弟兄弟皆欲與君女

終不聽然向上封事論恭顯傾陷正人引是詩曰小人成

羣亦足愠也朱子力闢小序而定為婦人不得於夫之作

及註孟子又言衛之仁人見怒羣小論者謂詩傳作於淳

熙四年丁酉四書序作於淳熙十六年蓋朱子晚年定說

當從之為是愚謂序第不當確指為頃公時耳仁人之說

不可易也且觀閱受侮作自言則淺作他人言則厚玩本

文憂國愛君纏緜悱惻蓋宗臣之詞先屈原而作者也非徒為己見愠而戚戚蓋非宗臣不可則止耳何必反復憂思若此前人說多拘礙難通識者辨之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比也蒼勝黃為綠黃土之正色閒色

而以為衣正色而以為裏比妾為妻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

之憂矣曷維其亡

比也上曰衣下曰裳亡忘也黃裏掩蔽而為裳則失位矣莊姜之憂非為己也憂

其君與其子孫也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訖

古音兮也

女謂製衣者治理而織之訖過也言綠本絲耳而女治之以為衣比妾本微而君過嬖之因思古人必有善全之道使君與妾復歸於無過

緜兮絺兮淒其以風

古音兮

我思古人實

傷己之不能也

緜兮絺兮淒其以風

古音兮

我思古人實

獲我心

比也淒寒也絺絺本薄而寒風入之喻己德本薄而生讒閒因思古人厚自責而化頑讒先得我心欲則而效之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小序曰衛莊姜傷己也○莊公惑於嬖妾莊姜賢而失位乃不怨公與妾而自傷之不誠賢乎抑非人君嗜欲之心滅其好德之正何以姜如此賢而不用哉故好惡之失當求諸心也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

古音

瞻望弗及泣

涕如雨

興也燕燕雙燕也差池分飛之子戴嬌歸大歸也婦人迎送不出門而遠送于野有所謀也

燕燕

于飛頡之頡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伋立以泣

興也

上飛曰頡下飛曰頡將持也相持話別伋立久立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

送于南

古音

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興也以燕之下上而音漸遠興別遠而信難通于南

詩經五經卷一

三

完

首二三章祇傷別而以燕寫相須相愛之情音韻淒楚末章乃美其德而冀其無忘先君相親以正相望有成二人之賢皆可想也

妻妾由夫猶衣由人製故全篇皆以衣絲比而自咎無德救弊非特如長門怨諸詩不怒而已其餘情全在兮字上領取

陳在衛南也勞心念別而仲氏任只其心塞淵古音終溫且

且心憂所謀恐其不成也賦也仲戴嬀字能承大事

立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石碯乃因桓公母家於陳佯為善

州吁至鄭郊石碯與陳侯謀因殺州吁于濮戴嬀之大歸蓋

石碯用陳以討賊之由任此大事而莊姜知其有濟者以其

心誠實而淵深和順而謹飭又勉以毋忘先君克成大任以

助己也寡人莊姜自謂

燕燕四章章六句戴嬀歸陳莊姜送之而作戴嬀媵莊姜生完莊姜以為己子即位是為桓

公州吁弑之而逐戴嬀莊姜送之于野謀因陳以討賊不但傷別而已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甯不

我顧音古賦也之人謂州吁也逝語詞不古處反古人之

賦也賦也之人謂州吁也逝語詞不古處反古人之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甯不

我報賦也賦也之人謂州吁也逝語詞不古處反古人之

賦也賦也之人謂州吁也逝語詞不古處反古人之

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賦也言日月

方則照臨更明善惡更無逃影德音無良蓋相害之意徵色

發聲何時而有定則無良之音亦可相忘蓋止求安國不

厚也賦也賦也之人謂州吁也逝語詞不古處反古人之

報我不述賦也賦也之人謂州吁也逝語詞不古處反古人之

俾國家安全報我與否不賦也賦也之人謂州吁也逝語詞不古處反古人之

必論矣蓋欲以身殉之也賦也賦也之人謂州吁也逝語詞不古處反古人之

日月四章章六句莊姜惡州吁也戴嬀之歸莊姜已

有成謀乞陳討賊久而未報州吁逞

惡無已故莊姜呼日月而訴之

詩經五經卷一

怒其人而詞不徑直委婉曲折但覺意味深長

附解序謂莊姜傷己之人指莊公毛傳亦然朱傳因之疑當
在燕燕之前然指斥而怨莊公則傷厚矣或謂州吁弑桓
公莊姜大歸於齊而作其說甚為近理但無以見其為大
歸於齊也

欽定折中以為惡州吁則詞義皆完美敬從之

終風而加以
霾陰雷昏
亂無已此州
吁所以逆也
亂臣賊子情
狀不忍詳言
祇就風霾寫
之憂思已甚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比也終風終日風
暴疾也笑侮之也
以終風比州吁言其見已亦無敬容又言其謔浪笑敖乃平
日常態是以不足教誨而中心悼傷悼悼國不幸而有此人
也終風且霾音狸惠然肯來音釐莫往莫來悠悠我思比也鄭箋
土也鄭箋
肯可也莫無也言其昏迷已甚意者其或有順理而來承教
時乎然其霾不解無所為往與來之時蓋錮蔽而不可訓矣

故悠悠之思為宗社
計思有以定亂也 終風且曠不日有曠寤言不寐願言則
嚏比也陰而風曰曠不日日也願思也嚏人
嚏嚏其陰
煩懣則思嚏以開之言已無弗鬱塞之時也 嚏嚏其陰
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比也嚏嚏重陰意虺虺雷不
斷聲懷思也言其昏闇日甚
而又暴妄是以不寐
而懷定國之人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莊姜疾州吁之狂暴而作此詩蓋
作於州吁未立之前而夫子序詩列
於燕燕及日月之後以明篡弑所由來且以見莊公不
知其子之惡徒令莊姜憂患於未然也有國家者尚其
凜之

附解序以為莊姜傷己遭州吁之暴毛鄭以後皆從之朱子
始變其說謂詳味詩詞有夫婦之情未見母子之意蓋泥

以州吁之大
逆而不顯斥
其惡第云好
用兵獨南行
不歸而已其
敘悲怨之情
亦第言自己
室家之苦是
為怨而不怒

看顧我則笑惠然肯來句耳然使斥言莊公反復狀其昏
暴姜之賢何有哉故從舊說而疏其字句竝明序詩先後
之意如右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音邦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賦也鏜鼓聲踊躍喜舞意謂州

吁也土土功漕衛邑土功築城皆勞役也而言從孫子仲平

猶優於南行甚怨之也衛伐鄭鄭在衛南故云

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賦也孫氏子仲字毛萇謂公孫

奔鄭鄭人欲納之州吁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

以和其民使告宋願助伐鄭宋許之遂與陳蔡伐鄭故曰平

陳與宋也以爰居爰處爰喪其馬音姥于以求之于林之下音戶

與也歸歸國爰居爰處爰喪其馬音姥于以求之于林之下音戶

○賦也爰於居次處安也軍次有常處軍行有常制今則隨

意而居擇便而處不戒而喪馬遠求於林蓋失伍離次無屬

也死生契濶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音柳○賦也契

役者念其室家因言始為家室時期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

以死生契濶不相忘棄願偕老也

嗟洵兮不我信音伸兮賦也闊契濶活生洵信也信踐之也言

復契死而不可活偕老之約不復契死而不可活偕老之約不

可踐矣蓋傷心痛哭之詞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州吁與宋陳伐鄭從軍者怨之而作

而還出師非久而民怨如此身犯大逆眾叛親離莫為

用也陸氏深曰按左傳隱公五年夏衛伐鄭九月而州

吁殺從軍之士不但怨深而死兆矣諒哉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興也凱樂也南風

小木叢生多刺難養而心又其稚弱者天天少好

貌風吹棘心而盛母養幼子而成其劬勞甚也

悱惻哀鳴如
聞其聲如見
其人與蓼莪
皆千秋絕調

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興也棘薪之成也聖明達善賢淑令亦善也棘已成薪而

凱風吹之不已子已成人而母養之有加惜子無令人深負母矣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

音有

子七人母氏勞苦

興也爰於也浚衛邑今浚城側猶有寒泉岡泉喜灌溉而寒則不能承上無令人而

言也子如寒泉無灌溉之功無益於浚所以母氏勞苦也

睨皖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

莫慰母心

興也睨皖好貌興顏色悅也好音興詞令順也黃鳥尚能美色好音以悅人七子不能和顏順辭以

慰母曾黃鳥之不若也上言勞苦謂不能養口體此言母心謂不能養志也

凱風四章章四句

寡母不安於室而子作詩自責終安其母也○母養七子而至成人蓋非

必不賢者特子或失道感而欲嫁迨七子作此自責而母遂不去聖人所以取之也天下無不可事之父母特其所以事之者未至七子自責而母心終慰凡為人子者當知所法矣

附解寒泉句舊解作泉有滋益於浚而子反不能事母義殊

牽強且爰有二字無着竊謂泉之貴者灌溉生物次便飲

汲若寒泉則不可灌滋禾稼且飲之亦有損於人故七子

以之自比爰字承上無令人說下寒泉近在浚下而無益

於浚七子近在母膝下而無益於母此正興下章乃反興

也若謂凱風當夏故寒泉可取不知泉之寒者夏日亦不

可飲也至灌溉草木更無用之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興也雉野雞雄者有冠雉文明而耿

介喻君子也泄泄從容貌詒遺阻隔也自詒伊阻言其夫不仕行止從容自如已勸之出仕意欲効忠盡力有益於國不

夫有德行可以有益於國妻故勸之以仕而不遇忤

求者多也故
深自悔恨

料今日致丈夫進退兩難己亦憂勞是自詒其戚也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

勞我心比也展誠雉飛而下上其音喻事上接下委曲相就

君子之意甚憂勞也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比也悠

長日月往來君子去而難返言其夫既已委贄不能即退如行道者去遠一時難以言旋深自咎勸夫出仕之非也百

爾君子不知德行反戶郎不忤不求何用不臧賦也百爾君子

言己悔恨之故夫之不容于朝以百爾君子不知德行有事難了責求其夫無事平日則忌其夫之才以至丈夫下上其

音幾乎不能自保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賢婦勸其夫出仕不能行其道婦悔

之仕以為可以有益於國有益於民既而不然故作此自咎夫子錄之以教後世百爾伎求之時不可輕身枉

道也

附解序說以為刺衛宣公毛氏曰不恤國事大夫久役男女

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意蓋云此詩之作作於此時其故由

於宣公不道未為大失也而鄭康成黏滯宣公遂多謬解

朱傳定為大夫妻思其君子當矣而於語義猶不盡協今

就本文詰之庶字字皆有著落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比也匏可食而苦葉者

涉者則不可濟喻學可仕而時未可也所以君子審其出處之宜如涉水然深則束衣而涉淺則揭衣而渡有瀾

濟盈有鷺雉鳴濟盈不濡軌古音雉鳴求其牡莫九反○比

鷺雉鳴聲軌車轍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承上而言竟有水方
 盛而濟盈雉在山而鷺鳴者濟盈則當濡軌終不克濟而茲
 則以為不濡軌也雉鳴必求其類而強仕終無濟也雝雝鳴雁旭
 茲則竟求其牡也喻非其類而強仕終無濟也雝雝鳴雁旭
 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比也雖離和聲雁納采之物旭
 宿洲渚始旦而和鳴以呼其侶故昏禮用之冰未泮正招招
 月中以前言雁不妄偶女不妄字喻君子不輕仕也招招
 舟子人涉卬否房以人涉卬否卬須我友音以○比也招招
 號召之貌舟子主
 渡者卬我須需也言舟子招渡人涉而我否以先涉之人
 非我同類故待我友而共濟喻苟非其人甯守道不往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時有急仕而徇人者其友作此
 時然必道合而後可以相輔否則失身枉道無
 以正人徒取辱耳孔孟皇皇未嘗輕仕以此
 附解或云管叔以殷畔邴人諷之而作然按之詞意不甚比

附序與毛公皆以為刺宣公與夷姜淫亂朱子云未有以
 見為刺宣公之詩泛作刺淫解然細味本文語氣謂宣公
 夷姜刺難顯言故詞在隱躍之間似矣而末章殊覺牽強
 卽泛刺淫亂亦不協

欽定詩義折中曰審出處也蓋據荷蕢諷孔子意而推廣之則

通篇詞義皆有情敬從之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匪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
 體德音莫違古音及爾同死比而賦也習習和舒谷風東風
 也葑蔓菁非蒿類下體根也葑
 菲之根皆可食采葑非者勿以其為下體而遺之喻已雖寒
 賤亦有可採也德音善言也言陰陽和而後風雨時夫婦和

說理而出以
 飄逸之筆佳
 在比喻含蓄
 有味也
 寫出一個依

依不捨一個
悲然無情景

濁中求清自
敘所長較屈
原人濁我清
更爲忠厚奉
拳於家政而
轉云不違恤
實恤之至也
斟酌事宜恪
共婦職自敘

言糸小角卷一

而後家道興故當勉同心不宜有怒即已行道遲遲中心

卑賤無容見棄惟願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也

有違音怡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

如兄如弟音底○賦也遲遲不忍別違相背也畿門內荼苦

道遲遲者以中心不忍遠別也乃夫則意已決絕送我僅至

於畿是我之甚於荼矣夫方樂其新昏如兄弟不違恤也

涇以渭濁湜湜其汙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

笱古音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古音戶○比而賦也涇水出甘

縣入渭渭水出渭原縣至同州入河湜湜清貌汙水清渭水濁喻

己與逝去也梁魚梁笱捕魚器閼容也言涇水清渭水濁喻

爾新昏則亦不我屑矣第所經營家政幸毋以我去而廢之

而及歎我身尚不能容何暇恤去後之

事哉不忿其遇而憂其家忠厚之至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

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亡龜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

古音之比而賦也方桴舟船也潛行曰泳浮水曰游匍匐手

求足竝行承上而復自思恐其有以獲罪然詳審精勤

已盡心力以求之而又周

睦鄉閭則自反無闕矣

不我能愾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

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于毒賦也

阻絕育生鞠窮也承上言我之勤勞如此乃不我養而反以

爲讎豈有他哉好色而不好德既阻絕我德如賈人貨雖良

而不見售也因歎昔日共謀生計恐其窮匱今既生育矣

遂比我于毒而棄之免死狗烹鳥盡弓藏千古同慨矣

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泂有潰既詒我肄

御窮而猶不
厭其欲祇緣
不念昔者之
故千古忠孝
同此浩歎

已事無一毫
罵張之氣以
德爲讎自嗟
不售怨矣而
不怒也

不念昔者伊余來暨比而賦也旨蓄鹹菜御禦泂武貌潰怒

不食之比新昏以我御窮至安樂則棄之也又言平日有心

凌虐既遣我勞苦之事其欲棄之久矣甯念昔者初昏我初

詩經互解卷一

美

來時乎

谷風六章章八句

賢婦見棄於夫而作。世衰教微好色而不好德以賢勞之婦而被逐人

道裂矣尚安望有關雎麟趾之風哉可慨也

附解夫婦人倫之始夫為妻綱必自正其身而後可以正妻世俗第知責怒其妻而不自修其身於是有輕棄其妻藉口七出之文者也聖人故錄此以戒人正倫端本按諸書葑也須也蕪菁也蔓菁也蕘蕪也蕘也芥也七者一物也爾雅又云葑菹又云藟又云藟子至河朔呼為蕪根塞北呼為九英菘蜀呼為諸葛菜隨俗異名不可勝記蓋此菜

最宜於殖別有葑菹之葑其根最佳又有蔓蕘或亦以為蔓菁要之此物隨地易名蔓菁亦菘類而尤青前人云其幹修故曰蔓也江表種蔓菁易歲則為菘河北種菘易歲則為蔓菁惟其類也是以易變也菲即土瓜二者根皆可食詩人取喻在下體二字言採葑菲者無以其根為下體而棄之喻己雖卑賤亦有可採蓋其婦家寒賤夫故得美婚而棄之也前人諸說多牽強不可從涇清渭濁諸儒皆誤我

純皇帝命人查明有涇渭辨甚晰

悲其哀勸其
歸而但以自
在中露為辭
一句一折情
文排側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賦也式發語辭微猶衰也再言衰之甚微猶非也中露露處也按春秋於諸侯失國必責其不死社稷蓋土地人民受之天子不可輕棄黎侯避狄寄衛狄退當返而不歸其臣勸之自悲失所使君思之忠愛之至也式抑或先有良謀君不從而至此故云然蓋又勉其將來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黎侯失國寓衛其臣勸之

附解中露泥中毛傳二邑名鄭康成以為黎侯為狄人所逐寄居於衛衛人處之以二邑可以歸而不歸故其臣勸之諸儒謂二邑無據不從毛氏朱子因之按呂氏春秋武王封帝堯之後於黎城說文邾國在上黨東北杜預云上黨

壺關縣有黎亭黃氏曰今潞州上黨黎城壺關三縣皆古黎國地蘇氏曰是時衛猶在河北黎衛壤地相接故狄之為患黎衛共被之即其地以考其事則康成狄侵之說信矣第中露泥中二邑實無所考則從朱傳為是中露謂其露處無城郭宮室也泥中謂其地之卑溼不止喻陷溺也曹學佺謂泥中中露二邑今在東離狐城者是隋開皇中置廩邱縣於此側近卑溼城居水阜是又明有其地但不如從宋儒解義尤深長耳列女傳又謂黎莊夫人及傅母二人作未知所本

其救援而
反覆為之推
原結以充耳
蓋其宛轉求
之已久申包
胥之痛哭不
過此矣其情
詞淒楚全在
虛字閒須逐
句逐字玩之

旄北之葛

古音結

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興也前高後下

之諸臣言葛已長而時已久衛猶不知救援也

古音

也必有以也

賦也處安處與與國以挾持謂謀計也為之原諒恐

有與也何其久

古音

也必有以也

其待與國而未至或別有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

所與同

賦也蒙戎亂貌言敝也黎在衛西寓衛則在東轉言所與同狐裘已敝則時久而遇亦窮矣衛竟不救復又為之

解曰匪其車竟不東乃無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衰

如充耳

賦也瑣細尾末流離漂散衰多笑貌充耳塞耳聾者而叔伯視之至為微細雖告急情殷衰如充耳而已蓋歎傷之詞而無痛責之語所以為忠厚也

旄北四章章四句

黎之君臣久寓於衛衛不之恤故作此以自傷○夫衛與黎唇齒也黎亡

而衛不救未幾衛亦為狄所滅夫子錄之以見睦隣之誼衰深慨之也

附解春秋王綱不振弱小多被侵陵故夫子作春秋於救患

者多善之蓋既無望於天子猶有望於羣侯亦衰世之意

矣序說謂衛為方伯然正不必泥要以唇齒相依救災恤

隣之誼衛當救無疑朱公遷曰式微處困而思奮旄北責

人而不刻可謂賢矣其說得之至流離毛傳以為鳥義殊

不合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賦也簡簡略威儀萬舞之總名上處

前賢而肆舞故寄其嘲笑言所為若此且喜不碩人僕僕

簡兮見其玩
世僕僕見其
姿容一何揚
一何抑是自

嘲處三章以錫爵為榮東方朔割肉於上前一樣諷諧末章乃正言之而致其慨慕也

春秋禮廢女德無極其甚者如文姜之會齊侯夫子

錄此詩以存禮其倦倦於父母之邦而不敢以私廢禮出宿飲餞皆虛擬之詞反復思量終於守禮味其言之可想見其人之賢矣

詩經卷一

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賦也碩大僕僕魁偉貌轡馬韁組絲絲自譽其才如此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賦也籥管翟羽也赭赤貌渥厚漬也

山有榛隰有苓古音力云誰

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興也榛似栗而小下溼曰隰苓大苦草西

簡兮四章三章四句一章六句衛之賢者仕於伶官而

出宿于汭飲餞于爾女賦也沈水出王屋

出宿于汭飲餞于爾女賦也沈水出王屋

出宿于汭飲餞于爾女賦也沈水出王屋

出宿于汭飲餞于爾女賦也沈水出王屋

出宿于汭飲餞于爾女賦也沈水出王屋

出宿于汭飲餞于爾女賦也沈水出王屋

出宿于汭飲餞于爾女賦也沈水出王屋

出宿于汭飲餞于爾女賦也沈水出王屋

出宿于汭飲餞于爾女賦也沈水出王屋

出宿于汭飲餞于爾女賦也沈水出王屋

出宿于汭飲餞于爾女賦也沈水出王屋

出宿于汭飲餞于爾女賦也沈水出王屋

出宿于汭飲餞于爾女賦也沈水出王屋

出宿于汭飲餞于爾女賦也沈水出王屋

出宿于汭飲餞于爾女賦也沈水出王屋

出宿于汭飲餞于爾女賦也沈水出王屋

出宿于汭飲餞于爾女賦也沈水出王屋

出宿于汭飲餞于爾女賦也沈水出王屋

出宿于汭飲餞于爾女賦也沈水出王屋

出宿于汭飲餞于爾女賦也沈水出王屋

出宿于汭飲餞于爾女賦也沈水出王屋

詩經卷一

出宿于汭飲餞于爾女賦也沈水出王屋

出宿于汭飲餞于爾女賦也沈水出王屋

出宿于汭飲餞于爾女賦也沈水出王屋

出宿于汭飲餞于爾女賦也沈水出王屋

出宿于汭飲餞于爾女賦也沈水出王屋

出宿于汭飲餞于爾女賦也沈水出王屋

憂勞國政雖
貧寡交謫而
不恤忠賢之
至也若但作
憂貧解則意
殊疎然

詩經小雅卷一

泉水四章章六句

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甯而不

王制禮父母在則歸甯沒則使大夫甯於兄弟誠以已
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親沒則無其主
矣聖人甯以義斷恩不以
恩掩義所以為後世防也

出自北門

音民

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

斤音

已焉哉天實

為之謂之何

古音譌○哉賦也北門背陽向陰殷憂之切

賦也北門背陽向陰殷憂之切

王事適

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已焉哉天實為

之謂之何哉

賦也國事而曰王事重之也伍牆曰埤益增也
謫責也盡人謫曰交每事謫曰徧言已委贄以

來則王事固之我矣目今政事日壞已身所任如一埤之衛
尚可力圖補救奈國事既非不特朝無知心即室人亦徒以

貧窶之故交徧謫我是一國皆迷無可望矣

王事敦我政事一

埤遺

古音

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

之何哉

賦也敦迫也遺委擲意挫辱曰推言已勤其職業非
故勞苦乃王事所迫義不容諉也人見我不憚煩勞

政事遂盡委於我我亦何辭但出入無一
知己反相摧辱則人心錮蔽真不可為矣

北門三章章七句

擲之賢者勤勞奉職憂其國之將危
而作○蓋世之衰也朝野上下咸相

安於逸情賢者既莫之知而反相誚辱君子不憂其
身之困而憂其國之危是以呼天而告不尤人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雩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

音徐

既亟

只且

比也北風喻嚴急雨雪喻慘虐涼風初至者雩漸盛貌
虛寬貌邪一作徐緩也亟急也且語詞言北風初至

而雪已凝好我者及時可以同逝豈得以其
寒未盛而寬緩乎時危既亟甚矣奈何不知北風其嗜雨雪

詩經五經卷一

皇

皇

見幾而作不
俟終日虛邪
安可哉歎其
亟實憫其危
惓惓之忠未
嘗釋也故錄

法以爲君子之

其罪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比也嗒疾聲也罪分散貌

歸去而不反言風益甚而雪已散布可決計歸隱矣尙以爲可緩耶亟彌甚矣莫赤匪狐莫黑匪烏

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比也狐似犬色黑赤烏一曰鷓鴣色黑

皆不祥之物所見無非此物危亂可知同行同歸猶商之也同車則已駕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其是之謂也

北風三章章六句擲將危亂賢者見幾而作○蓋君子相約而同歸非忽然於君民也無以濟時而徒取辱焉是以先幾而去也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比而賦也靜女幽靜之賢女姝美貌城隅幽僻之處張子曰後宮西北遠城隅是也愛愛其德人閒則搔首踟躕行不前言不苟進也靜女有容有德而退處幽室詩人惜之我設身以目君也賢妃守禮待君而君不正詩人設身言愛而不見實諷君之不受也靜女

曲寫靜女之賢以明后夫人當如此也慕德而致其流連非賢君亦安能如此

此與關雎可相發明矣

其變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比而賦也變好貌彤管鄭箋曰筆赤管也毛氏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煒赤貌美其德美也言靜女之德書之彤管光乎史冊觀者猶欣羨其美也

牧歸黃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去聲比也牧毛傳田官也黃茅之始生者茅可供祭而黃則尤質之美者洵信也女謂黃貽遺也茅可供祭以比靜女可奉宗廟君得之而不用然其德自可

以珍茅由美人之貽尙愛重之况美人乎蓋深歎時君之昏也

靜女三章章四句衛俗淫亂莊姜賢而失位宣公之時尤必有賢媛見黜者故詩人咏歎而惜之

附解序曰刺時也毛氏曰衛君無道夫人無德鄭孔從之至

歐陽公乃云衛俗淫風大行務以色相誘悅雖靜女亦然

舉靜女則他可知朱子從之然永叔之言非也既為靜女何以淫亂淫亂矣而猶曰靜女乎且彤管為女史所需以紀成法傳之自古今猶遵之非淫奔之物張橫渠曰後宮西北邃城隅俟我幽閒念彼姝亦如古說呂祖謙謂張子必有所據詩人述古者賢君賢妃之相與以刺時其說近似而解各章詞義牽強左傳曰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無淫奔之說他如孔穎達王肅何楷皆從古序呂大臨曰古之人君夫人媵妾散處後宮城隅者後宮幽閒之地也女有靜德又處於幽閒而待進御此有道之君所好也亦與

張子合而於本文語氣未明竊以為衛雖淫亂成俗然康叔武公之德必有賢女特君不用耳故作今解而夫子存此以見女非無賢宣公自入於邪所以居下篇之首

不斥其亂倫而但醜其形狀退一步寫法正深一層寫法也其音婉其旨嚴刺惡之作後世辨此

新臺有泚河水瀾瀾燕婉之求蘧條不鮮音洗○賦也新臺鮮明貌瀾瀾滿也燕婉安和蘧條不能俯醜疾也蓋簞麤者曰蘧條編之為困如人擁腫而不能俯故以名此疾鮮少也言齊女本求燕婉而得此世所新臺有酒古音河水泔泔燕婉之求蘧條不殄賦也酒韓詩作灌鮮貌蓋臺映水而光如酒也泔泔同泥泥盛貌殄絕言蘧條之人天所不佑乃不殄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絕而至斯厭之也比也鴻雁之大者離麗也戚施不能仰亦醜疾也言設網求魚而得雁齊女求燕婉而得戚施謂宣公無人理亦非人形

惡之至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衛宣公為新臺於河上納其子伋之妻詩人刺之而作○夫人倫莫大於君父至於納子之妻則人道絕矣然嗜慾之萌不謹於微則必有狂肆而不可止者故國人切齒而宣公覩不為愧焉聖人錄之使天下之為君父者必正其身然後可以責人忠孝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

養上聲

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賦也二子謂伋壽也乘舟

首章預憂之次章冀倖之不忍斥言其死也其詞實悽楚至矣

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音係○賦也逝往不瑕疑詞知其有害而猶冀其不害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衛宣納伋之妻生壽及朔後信朔與宣姜之慝使賊殺伋於道而壽竊其使節先行盜殺之伋至則又殺之詩人傷之而作○夫淫亂之禍未有不亡其身與家國者也伋壽

之賢使獲嗣衛豈有量哉而宣公自戕其孝子悌弟國隨以亡錄此新臺之後為世炯戒焉

附解舊說為伋壽二子而作左傳史記亦云然自無可疑近

或謂以年考之宣公十八年納伋妻十九年生壽雖孿生

尚未周歲疑史公為誣然考衛世家及年表史公但敘此

事於宣公即位之十八年其云納伋妻事則追敘之詞意

宣公生伋在未即位前納伋妻在初即位後凡史傳紀年

多難據左氏謂宣公烝夷姜史記則以為夷姜本宣公之

妻而敘伋壽二子此事亦同無異說自來仍之可無疑也

擲國十九篇七十二三章三百六十三句

鄘一之四鄘不詳其始封其地在紂都之南通典衛州新鄉縣西南三十里有鄘城即鄘國鄘既滅

而猶繫以鄘不予衛之得滅鄘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髮彼兩髦實維我儀古音之死矢靡它

母也天古音只不諒人只興也中河中髮髮垂貌兩髦剪髮夾自垂於兩旁父死去左母死

世多不明大義之人命女改嫁而母命尤多夫子錄此非徒表女之貞所以戒後世之為母者也

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興也特獨也夫為婦所獨有不二之意也慝邪之匿

於心者許謙曰靡他其事猶顯至一念邪思皆戢則節彌純矣

柏舟二章章七句衛有子成婚而卒其妻守義母欲奪其志而嫁之者其文作此詩

附解此詩序及諸儒皆以為共姜守義而作無異詞顧史記載衛釐侯卒子共伯餘立弟和以賂賂士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和立是為武公呂祖謙曰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戒於國計其即位已四十餘矣使共伯果見弒則其年又長於武公安得謂之早死髦者子事父之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已脫髦矣詩安得猶謂之髮彼兩髦是共伯無見殺之事武公未嘗有篡弒之惡也愚按此說甚明武公抑抑賓筵淇澳諸詩備詳其

衽席之間長
舌所在再三

德時稱為睿聖武公安有睿聖而篡弒者孔疏謂以其未
成君故云兩髦繫以父在之詞蓋信史而不信經多見其
惑之甚矣史遷不足信者甚夥當分別觀之此尤大義所
關決不可信故且泛作守貞者為是蓋衛之淫亂所不屑
言夫子既彰其事以戒惡而又錄靜女及此詩以見宮闈
草野皆有賢媛不然后人道幾滅衛何以能復興也或謂其
伯即非被弒亦或早卒然世子之妻亦無母氏便可奪志
使改嫁之理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菁之言不可道也上聲也所可道也言之醜

言中菁之言
所以深歎禍
患起於隱微
而辱及宗社
其垂戒為至
遠也

也比也茨蒺藜也蔓生細葉子三角刺人中菁閨中幽僻處
道言也言牆之有茨所以衛牆而反傷人欲去之則又不
可以比宣姜為國夫人本宜助君成德而讒口囂囂禍國禍
民欲述其讒間之言而閨闈深遠不便宣悉然大抵皆醜惡
無可道也牆有茨不可襄也中菁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

言之長也比也襄尚書曰懷山襄陵詳詳言之蓋宣牆有茨

不可束也中菁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比也束

之讀誦言之辱為國羞宣姜之惡既不能去之猶覩然而為
夫人欲長誦其言適足為國羞是以不讀忠厚之意也而宣
公恬然不知亦不
覺其辱可恥奚若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刺宣姜之
讒惑也

附解序謂衛人刺其上毛氏曰公子頑烝於宣姜詩人疾之

諸儒從之無異詞楊龜山曰中菁之言至不可讀聖人何
 取而著之經蓋淫亂之君以為密於閨門世無知者聖人
 著之使後世為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其說
 亦善矣第衛公子通於宣姜其事或有而史可疑詳見鶉
 奔章且牆茨興宮闈淫昏義甚牽強竊意宣姜譖公子伋
 壽而殺之宣淫無忌當時宣公被其眩惑閨門醜惡害及
 宗社故詩人作此刺之春秋如驪姬輩皆然夫子錄此以
 戒惑於婦言貽害家國者不特刺其淫亂也

前詩隱刺之
 此章正言之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古音俄子

婦容亦不可
 少者也而專
 飾儀容以求
 悅目即非貞
 德所宜有故
 詳言其容貌
 而微致其譏
 諷夫子錄之
 又以戒後世
 之婦女炫飾
 而無德者也

之不淑云如之何賦也君子夫也偕老同生死后夫人之首飾曰副以副貳也兼用眾物以成飾笄簪也珈玉也以六珈加於笄而為飾委雍容佗佗安重如山如河申言其貌象服法服子謂宣姜淑善也言夫人與君子偕老服飾之盛宜有委佗之德乃與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象服相宜而子之不淑則不可解也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屑髦也玉之瑱也象之瑳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賦也玼鮮盛貌翟祭服繪翟為飾鬢黑也如雲多而美屑潔也髦一之髮聚他人髮以益己髮瑱充耳象象骨掃所以摘髮揚眉上廣也且語助詞皙白也言其承祭之時自飾其容服之美而無誠懇莊敬之心胡然而可以通於天達於帝問之詞也諸侯夫人禮有助祭蓋承宗廟而為社稷主故極言天地以重其責玼兮其之展也蒙彼縹緜是繼袿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賦也瑳潔白貌展禮衣緜之細者日縹緜袿束縛意以展衣蒙縹緜

而為之繼祥自斂飭也清視清明顏額豐展誠也美女曰媛言其服禮衣以見賓人見其容服之美莫不曰誠邦之媛也而豈知其不德哉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衛人刺宣姜而作○一章言其不足以配君二章言其不足以承宗廟三章言其不足以見賓客惡之至而若惜之深詩人所以為溫厚也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賦也唐蒙菜一名菟絲沫衛邑所也桑中上宮淇上皆地名期約要迎也言淫者託言采唐實乃思者孟姜及其既也醜然忘其苟賤之恥而誇其相與之情以告人也則羞惡之良盡矣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

春秋載貴族淫亂者多然皆貴族相亂此似為卑賤上淫之詞足見衛之紀綱淪矣

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賦也麥穀名秋種夏熟弋春秋或作

姒亦貴族也前章采藥此章采穀而皆思美女蓋相習淫蕩荒其職業之勤勞而身在意馳風俗之偷甚矣爰采

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賦也葑蔓菁亦穀類庸王應麟以為鄘本庸姓鄘為衛滅或有仕衛者亦貴族也顧氏炎武曰首章唐鄉姜為一韻而三章葑東庸中宮為一韻而三章

也顧氏炎武曰首章唐鄉姜為一韻而三章葑東庸中宮為一韻而三章麥北弋為一韻中宮為一韻三章葑東庸中宮為一韻而三章字仍協首章所謂後章韻前章者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衛俗淫亂至忘其職業而誇示遇合之緣詩人刺之竝述其言以見其羞惡心亡出於貴族為尤可痛也

附解詩樂章也古人皆以樂論詩荀况曰詩者中聲所止司

馬遷曰三百篇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漢唐諸儒祖述其說而不敢易至朱子援樂記桑閒濮上之音亡國之音謂桑閒卽此詩淫者自作非刺者之詞深闢序說呂祖謙曰聖人正樂首放鄭聲豈有刪詩而反取淫詞桑中之詩刺惡昭彰所謂思無邪也史記載師曠所指濮上之音鄭康成以爲濮水之上地有桑閒亡國之音於此出焉則桑閒乃紂樂非卽桑中詩馬端臨亦深以朱子之說爲非而條辨甚詳愚按夫子刪詩凡自敘醜行者皆去之而存其有關勸懲者凡所存刺淫之詩皆旁人作也然以其

詞多託諷恐人誤解故示之曰思無邪若公然自言醜惡夫子存之而戒人勿邪是何異開門揖盜而曰毋發我笥哉至樂記謂桑閒濮上之音呂說甚明原不定指此詩卽所謂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亦以其音言非謂詩也鄭聲淫亦然此章之旨朱子泥數我字以爲自言不知詩人起四句明指其事以爲刺末三句述其言以歎其無恥將正文劃作二段自明前三矣字歎其荒職業而肆淫思末一矣字歎其公然自號於眾蓋淫亂之風往往自上倡之以其逸樂易生奢淫而相習之久遂以爲常而無復羞愧貴族

之流醜然如此是衛之所以淪於狄而子遺無幾也後世
女士或有工於描寫閨情以為風雅者曷不思男女之欲
不學而能何待為之摹其情狀聖人以禮樂節和民心惟
恐其不中正而後世以風流相尚致使才學之士毀性滅
身愚魯之流干名犯義此詩誤解亦一誨淫之作也烏可
以勿辨哉

鶉之奔奔鵲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古音荒○興也鶉屬奔奔而就

男女苟一守義則不能成苟合宣姜與男皆無恥故以鶉鵲反興之而並刺也

其匹也喻女求男也鵲傳枝授卵不淫其匹疆疆難偶而有疆禦之意兄為惠公之言目公子也此刺昭伯不能終守禮

鶉也人謂宣姜君小君鵲本疆疆而

鶉奔就之宣姜之賤也此刺宣姜無恥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衛公子通於宣姜衛人為惠公之言以刺之○范處義曰衛詩

至此人道盡而天理滅矣楊時曰載此見衛為狄所滅之由皆是

附解舊云惠公庶兄頑烝於宣姜庶兄之說由以頑為昭伯而史記云昭伯黔牟太子伋同母弟也然左氏祇云昭伯不言名頑云夷姜生子伋不言更有二子史記乃云有同母弟史記謂夷姜宣公夫人而左氏云烝是二書不合矣若頑即昭伯昭伯為太子伋同母弟則當云嫡兄不得云庶兄意昭伯當是惠公近族以下淫上曰烝何必庶兄也

且左傳本無公子頑之名史記亦未載昭伯通宣姜事惟左氏有之而曰齊人使昭伯意宣姜淫婦悅昭伯而通之託齊侯之命以為詞齊襄非人援以為例是宣姜之無恥也故昭伯不可強之而後可然強之云者強其苟合耳非竟成為夫婦何以遂生子女多人若竟為夫婦生子生女而惠公覷然不以為恥無良未必至是且惠公在位十九年屢會盟諸侯而宋許諸侯以惠公母淫亂所生之女為夫人亦非人情然則齊子戴公文公諸人皆昭伯自妻所生必非宣姜所出也衛國九百餘年始亡至漢興猶在太

史公必有見聞故於此事多不從左氏左氏云烝夷姜而史記以為夫人左氏云昭伯烝宣姜而史記不載以人情事理揆之則史記是而左氏非故考而詳辨焉諠關人倫之大事在恍惚之間安可以附和而不察實故愚正之

不侈陳宮室之美而但言其得天地利敘物產而以琴瑟之材言見其能修禮未申言其勤儉豐饒歸於秉心塞淵語不多而義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賦也定室星夏正十月昏而正中古人作宮室以爲滑州渭南縣即是宮廟室居室揆日測日景也周禮匠人云水地以懸置槷以懸視以影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畫參諸日中之景而南北東西可定榛栗屬榛小栗大其實皆可供邊椅梓實桐皮桐梧桐梓子楸漆木有液可飾物四者皆琴瑟之材也上四句言其得天時地利之宜下三句言其有久遠預備之計升彼虛矣以望

足覺上林羽
獵兩京兩都
詞費矣

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

古音

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

賦也虛故土阜楚楚北堂楚之旁邑傅氏曰今博州堂邑

景山九域志在開德府京高北桑木名追敘其將營室之

前審地勢之勝辨植產之饒而又卜以

決之終然允臧可以久安而逢吉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

星言夙駕說于桑田

陳古音 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駮牝三千

靈神也零降也倌人主駕者星見星之時說舍止也秉操塞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衛為狄所滅文公徙楚北而營

公衣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

詩所稱占天時審土宜儲材具經營詳慎以農桑為立

蝮螭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比而賦也蝮螭

之氣交而為虹在東暮虹也莫之敢指以比南子淫亂不敢

朝躋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音米○此而

虹亦曰躋虹映日氣而成故朝西暮東言朝陽初出虹已自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

反彌吝也南子靈公

為夫人召宋朝謂其公族為兄弟固不知其私懷詩人言此

人託召兄弟實懷昏姻之欲也女子守身曰貞信且以其欺

靈公而言故曰無信命天理言其背人道

而逆天理無所畏忌深惡之而深歎之也

重言遠兄弟

父母大聲而

疾呼以發其

天良斥淫惡

而以陰陽不

婉也

蝮蝮三章章四句

或曰衛靈公為南子召宋朝國人譏之也

附解序說止奔也毛氏曰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鄭孔皆從之然以其說求諸本文語氣多不貼切如莫之敢指何所謂而不敢遠父母兄弟鄭箋曰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何憂不嫁而為淫奔之道乎朱傳曰淫奔之惡人不可道况女子有行又當遠其父母兄弟豈可不顧此而冒行乎語皆牽強如或之說則以南子託兄弟而召宋朝靈公為其所愚國人莫敢顯言故曰莫敢指遠兄弟父母也而未節懷昏姻也乃直揭其事以刺之也不

得以其無稽而沒之况乃如之人明明有所指目若作泛

刺淫奔神味索然試涵咏正文自見人道即天命守信即

為安命詩人之言及此蓋賢者之詞

相鼠有皮

音

人而無儀

音

人而無儀

音

不死何為

音

為

比之於鼠欲其速死激烈甚矣然乃為世道人心計不忍以一人亂天下也

人則交其前兩足而拱今河南彰德府古相州當時產此今甘肅會甯縣亦有之鼠至微賤猶有皮以成文人無儀節不如物矣謂其當死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也音矣興也鼠以齒自衛止容止俟待也容止以自檢身遠辱如齒之自衛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興也體肢體遄速也儀儀文止則五官欲其速死呂氏曰嫉惡不深則遷善不力是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此刺無禮而作。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

得之者生，而引此詩以明之。蔑禮者賊其身，以賊天下。詩人深有見於其弊，而不覺其言之激，聖人取之以儆愚頑，不以其詞傷厚也。蓋有救世之心，則激者亦厚。

附解此詩刺無禮自不可易，而子次於蝮螻之後，禮始於謹。

夫婦而邪淫，易犯人道，以之不修家國，因之亂亡，衛之淫。

俗倡於上，和於下，夫子蓋深惡之，故錄此深惡無禮之作。

也。至相鼠，明有此鼠，陸佃曰：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兩足。

而拱，謂之禮鼠。相州多有，故曰：相鼠。韓昌黎詩：禮鼠拱而立。

今甘肅會甯縣多有，土人猶呼曰：相鼠。故註疏之誤決。

不可從

子子于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異。

盛稱其儀文，則中心之好，可知。欲姝子，有以相報，則求賢為國之意，可見。皆透過一層寫法也。

賦也。子子，特出貌。于旄，以旄牛尾注於旗干之首而建之。車後大夫之旗也。素絲，束帛也。浚，衛邑。外曰郊。紕，織組也。以素絲為線而縫旗之旒，繆四之兩服，兩驂凡四馬以載之。姝，美也。子指賢者，異與也。言衛大夫備禮竭誠，以見賢者，賢者何以子之蓋喜其事而冀其贊襄也。子子于旃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

之彼姝者，子何以子之。賦也。鳥隼曰旃，組以合縫。左右兩繚，中壓一繚，曰組。素絲組之三束也。在都，則迎賢者而入都也。五，四加而為五，禮益隆也。子子于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

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賦也。析羽為旌干之飾也。祝，屬也。組成而屬之，六六馬極其盛也。

千旄三章章六句美大夫好賢之詩

附解以上三詩序皆以為文公時詩蓋因次於定中而衛自渡河以後惟文公為賢也然玩其文義各有所指不可一概相從故於先儒之說棄取如此必求其詞義相安非好異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古音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賦也載語詞弔生曰唁悠悠遠也漕衛東邑山行日告急於許而許力不能救故夫人以其跋涉為憂思欲控大邦以圖存然此章尚引而未發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

首四句從歸唁正起五句節以大夫宕接而言跋涉之可憂不憂己之跋涉互文見義也次章乃承出憂

我思不閱賦也嘉臧皆善也爾謂許人反反衛濟濟衛之難而許人不從故言既不我為是而爾之坐視危亡固非善也若我之思本非遠於事情得失明而易見奈何弗從我耶

陟彼阿北古音去言采其蟲音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眾穉且狂賦也偏高曰阿北蟲貝母主療鬱結之疾善懷得遂則登高以望衛采蟲以舒憂因言女子善懷亦各有道不可概以婦人之言忽之今己之計甚良而許人尤之是直童穉無能多畏我行其野芄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

之之故而反復自計其思之工蓋不徒責人也思既善矣而乃以人之尤我為穉狂未章又轉而求大夫君子冀或有智者知己之策結以舍此別無良謀蓋憂念宗國故不禁其纏綿焉

夫君子無我有尤古音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比而賦也芃芃而盛長貌

控持而告之大邦謂齊齊子夫人之姊是時文公亦在齊而齊桓初興故夫人欲控之因藉極至大夫君子許之眾人之往也按春秋傳戴公廬漕在周十二月夫人因麥起與言麥經霜而猶茂喻國雖滅而可興當時許人不肯救衛竝不肯

言系小角卷一
為衛求齊固因力不能救亦以衛為難復興也夫人故言當
今之計惟控於齊可以存衛但我婦人不能自去惟許國君
臣可任今既不從則欲控之誰因而求亦誰肯因一婦人而
至又慰勉之曰大夫君子無徒責我任爾百計思維不如從
我之計蓋當時齊猶未救衛而夫人已料及非齊無以存衛
誠賢智哉許人見不及此則謂之穉狂也亦宜而舊說第以
為欲歸唁而不
可詞義多晦矣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狄滅衛衛人立戴公以廬於漕告難

於許許穆夫人欲許代乞齊而不果因作此詩

附解按左傳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宋桓公立戴公以廬於漕許穆夫人賦載馳是年戴公卒文公立蓋戴公之立與卒僅一月之間耳當是時文公在齊齊桓尚未以師

安衛衛大夫告難於許許穆夫人以齊本姻戚而桓公初興舍是無以復衛故求許君臣代乞齊侯而許人不從故夫人賦此左氏以其明智故特記賦載馳句厥後戴公卒而齊桓立文公以存衛不出夫人所料誠閨閻中之俊傑也序說甚明鄭康成亦以跋涉之大夫衛大夫告難者而朱傳易之且以為夫人將歸大夫跋涉追之夫不可歸之義人所共知若君臣不早知而繼乃知之為太愚若許君不許夫人歸而夫人私歸為無禮既自知義不可往矣而又以許人為穉且狂尤為不遜又所謂百爾所思不如我

所之者仍欲歸衛有似倔強之徒聖人何所取焉故斷之
以春秋按切時事就本文自然語氣詰之為得識者詳之
舊說此詩五章蘇子由合二章三章以為一章然春秋傳
云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取其控於大邦之意則四章舊
矣毛傳疑誤若孔穎達云杜預云竝賦四章以下賦意雖
有所主欲為首引之勢竝上章而賦之其說牽強不可從
也

鄘國十篇二十九章一百七十六句

衛一之五 朝歌紂都也武王弟康叔封此更名衛在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竝得鄘

之地至文公徙居楚邱成公又徙於帝邱即濮陽秦徙之於野王今懷慶始皇既并天下猶獨置衛君二世時乃廢凡九百年最後絕又大名府古觀扈國亦商之舊都或云武王立武庚於此始存參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僊

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與也淇水名奧隈也猗治骨角者切以刀鋸復磋以鑪錫治玉石者琢以槌鑿復磨

由內及外由少至老細細形容多借物以喻而流連不盡之神全在兮字凡說此風韻者

盛大暉光明言其德無已瑟嚴密備武毅言其內念之齋肅赫此章言其少時進德人則效而不忘 瞻彼淇奧綠竹青

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僊兮赫兮咺兮有匪

君子終不可諼兮 興也青青壯而盛也充耳瑱也琇瑩美石飾皮弁之縫中如星之明蓋既為諸侯而盛服以臨民矣然其去私存理不異少時故瑟僊赫咺民服其善政善教而不

能忘瞻彼淇奧綠竹如簣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

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興也簣棧也如簣老而密也金錫言其精純圭

璧言其溫潤寬舒展綽從容猗歎詞式上橫木曰較與式重

邊故曰重較憑式則容俯倚較則不俯不仰得其中正言其

寬綽之中有莊嚴之度如在車中重較而立故歎美之也善

戲謔言笑相歡不失其正虐害也此章言其德老而彌精如

金錫圭璧然而又言其從容中適亦復莊嚴戲謔言歡未嘗害正蓋學極於自然之候也

淇奧三章章九句序以為美武公也○言其自少至老者也故夫子以為篇首而大學引之作此詩者其精微寄興如此則亦聖人之徒也已

附解史稱武公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佐周平戎有勳王室

又國語稱其耄而箴傲作抑戒賓筵以自勵時人謂之睿

聖此詩尤能道其修己臨民本末精粗之學諸家皆無異

詞以證佐確也第序說牽入聽規諫以禮自防又因重較

一言黏滯入相於周而按之本文實無此意且重較句橫

梗不通今酌正之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賦也考成也黃一

取盤結之義朱子曰言成其隱處之室也山夾水曰澗碩大

寬廣永長矢誓諼忘也言成屋於山水之間亦甚狹隘而碩

人居之則以為寬廣雖獨寐考槃在阿碩人之過獨寐寤歌

而寤言誓不忘自得之樂考槃在阿碩人之過獨寐寤歌

永矢弗過賦也曲陵曰阿過猶窩也歌樂之也過踰也在阿

巢穴也弗過視天下之樂無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

有過乎此者而所守益定矣

詩經傳解卷一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賦也考成也黃一

取盤結之義朱子曰言成其隱處之室也山夾水曰澗碩大

寬廣永長矢誓諼忘也言成屋於山水之間亦甚狹隘而碩

詔考槃以見其窮約而寤歌永矢綽然有餘賢可知矣一字內該許多意義而有詠歎不盡之神故非後人所能及

永矢弗告

賦也高平曰陸淵阿陸一處也淵上有阿阿上有陸軸車軸輪轉而軸不動且所以轉輪言其任世

故之推移握其樞而動也寤宿覺而猶臥弗告此中之樂不足為外人道也

考槃三章章四句

美賢者隱居也○子日用之則行舍無可藏也惟自得於己而無求於外則隨遇而安不願乎外此詩其有之矣

附解序以為刺莊公毛氏曰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窮處

然詩無刺意故朱子謂美賢者文選注作考槃在干地下

而黃曰干干墻塙之處也韓詩作碩人之儻儻美貌然各

書引述不同今直就本文解之而遵

折衷以為斷

不深言莊姜之德而但就淺處着筆蓋就莊公淺人說退一筆寫正深一層諷刺也若曰求其見棄之故而不得焉耳

碩人其頎衣錦褰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

姨譚公維私

賦也碩人謂莊姜頎長貌褰衣錦衣加褰文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邢譚二國名皆見春秋言其所生之貴族類之榮為正嫡小君莊公宜親厚也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

倩兮美目盼兮

賦也茅始生曰荑言柔而白也凝脂脂寒而曲倩口輔美盼黑白分此極稱其容貌之美也

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幘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

勞賦也敖敖從容說舍也農郊近郊四牡車之四馬驕壯貌故曰鑣鑣雉羽飾車曰翟前後設蔽曰茀夙早也此言其成

婚禮儀之盛又言國人知姜之賢欲大夫夙退毋使君勞得

與夫人燕喜則一國臣民無不愛戴而莊公不知昏惑甚矣賦也黃河在齊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施

滅鱸鮪發發葭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暵賦也黃河在齊

聲鱸黃魚鮪黑魚發發多而盛葭蘆葦揭揭長也庶姜媵

妾木之肄生日孽庶姜媵夫人而盛故曰孽孽言其旁出而

其地富庶物產繁昌既鍾毓夫人之賢而且庶姜庶士亦盛

備如此則媵之人想亦盛於嬖妾而卒不見答誠不可解

碩人四章章七句

莊公惑於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於齊之富强媵從之盛以見如此而不見答莊公非人情也朱子曰此但指人所易見者以刺莊公之昏惑莊

姜之賢固不止此也諒矣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音迷送子涉淇至于

頓止音欺匪我愆期子無良媒音迷將子無怒秋以為期賦也氓

蚩無知之貌布幣貿買也頓止衛邑在淇水南地理志東郡

頓止縣愆過也將請也追敘其初遇之時男子謀挈婦去而

婦故遲之乘彼坳坳延以望復關音堅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

以堅其約乘彼坳坳延以望復關音堅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

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賦也坳毀垣牆也復關地名男子所居寰宇記澶州臨河縣

復關城在南黃河北阜也復關堤在南三百步龜曰卜著曰

筮體卦兆賄財也又言其及期而望之惟恐其不至重之以

卜筮均之以貨財可謂同心之至矣而不免於見棄事後迴

思皆可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甚于嗟女兮

無與士耽音沈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比而

敘初遇之時情事曲盡極頓宕揚抑之致

敘別後相思重踐舊約一恐一喜情文兼至

此章宕接以緩文勢乃令動而有餘味

此乃正言見
棄涉淇而來
物堪傷寫得
淒惋

此章總敘未
棄之勞棄後
之苦疊用矣
字愁歎無既

未歸於自咎
不能慎始亦
已焉哉實有
不能已者也

通篇皆即淇
水寫情而情

言糸恒角先一

沃若潤澤貌以比己之容色光麗鳩鵲鳩即斑鳩甚桑實鳩
食桑甚則醉耽樂也說解也言己色艾失身如鳩食桑甚而
醉今而悔之已不可解因為人戒之然士桑之落矣其黃而
耽與女耽其失均也婦人特為己言故爾

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平聲士

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音的比而賦也隕落徂往漸

定也言己色衰見棄如桑之黃隕因歎其與共貧苦曾不之
念今復渡淇水而歸自返事夫者無差而見棄如此則以士

貳其行得三歲為婦古音房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

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

矣賦也靡不夙早起咥笑貌申言三歲食貧之時不以家

暴棄我歸而訴之兄弟但咥笑而已蓋失身不為兄弟所齒
亦何所歸咎哉亦自悼而已自悼者傷其貧一時之樂而貽

終身之辱情欲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
之感可不懼哉

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音販反是不思亦已焉

哉音資賦而此也及與泮涯也高下之判也總角女子未

見棄彼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物亦猶有限制矣而人情不可
測度總角之時和好相約期以終身自不思將來反復之事

既不思其反而至此矣則亦未如之何矣蓋自悼之甚竝
其夫而亦不怨之然終無益也則孰若慎之於其始哉

氓六章章十句棄婦自悲也蓋其始合不以正其既

合者亦如斯焉輔廣曰谷風與氓皆怨然彼怨而責之
其詞直其初正也此怨而悔之其詞隱初不正也是以

君子永終知敝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賦也籊籊長而殺

詩經五解卷一

文反復已至
釣淇未嫁時
事迴憶之也

於淇水而遠不可致也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古音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

弟賦也泉源即百泉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左

常在衛之左右而女子遠行淇在衛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言泉源淇水

乃不得常在父母左右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

佩玉之儺賦也瑳鮮白色笑而見齒其色瑳猶粲然也儺行

淇水悠悠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賦也悠悠流貌檜

所以行舟駕駕車又言淇水之內舟楫可以木名柏葉松身楫

遊樂而今不能則惟駕車出遊以寫憂而已

竹竿四章章四句衛文嫁於諸侯思其父母而作○蓋

專事翁姑非薄其所生也父母有子女本以夫家為家

然或無子則女當孝養壻當迎養世俗不然女父母無

子亦忍然置之豈天理人情乎故夫子錄此詩

以教後世當曲全情誼不可偏見悖理傷教也

附解序及諸儒皆以為衛女思歸是也而以同於泉水則非

蓋泉水乃父母既終思歸甯而不得此則父母猶存平日

思念之作蓋女子遠父母兄弟禮也即歸甯亦有定時然

人子之心固無時不欲與父母相依諸侯夫人尤不能常

歸甯則此詩之女其殷殷於思也可不謂孝乎且玩其詞

意流連於左右之色笑而以遠為憂蓋舅姑已沒而父母

猶存懷其所生不能已也愚按古人制禮父母既終女不

得歸甯以女子既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

以別嫌也父母既終歸無所依故不許歸甯今衛女父母

尚存則可以歸甯而此詩若不能遂其志者豈非拘於常
禮反悖天倫乎女與男皆子也女已嫁棄其父母而事翁
姑思養之情豈能自止則思歸固為天理人情之正凡為
翁姑者常體其子婦之心使得兼養所壘父母凡為子婿
者亦當恕推其妻之心毋第執禮而遂不慰其孝思耳夫
男女有別故父母死女不得歸甯而父母尚存則當順其
孝思且或父母無子可依而必賴女以生則婿有半子之
誼女報養育之恩理當迎養以全其生乃世俗概以為女
生外相女亦忘其所生坐視危亡而不救則非人矣聖人

錄泉水及此章所以明人倫之教豈直謂其但不歸甯為
美哉

能不知警
之使覺又
以字指其
羞悖之良
抑此童子
其必有
狎侮老成
者乎不然
何必斥而
諷之也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
兮與也芄蘭草也一名蘿摩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支枝同
芄蘭枝出葉閒垂如觿狀觿也象骨為之所以解結
成人之佩知智同容容與遂禮日遂遂然皆舒緩意悸驚動
意言無他才能但修飾容貌以為美觀然其情形猶多羞怯
如驚悸也芄蘭本不勝枝童子德不衷服此興意也
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興也鞮決也所以引弓能射
似之甲長也言其才
能不足以長於我

芄蘭二章章六句

此刺童子無禮而作○蓋德業與年俱進先王制禮嚴於躓等所以老其

才而深其養後世喜年少輕儇之士尚穎異浮
夸之徒而聖賢之學始鮮也子故錄此戒之

附解序謂刺愨公益惠公即位年十五六也朱子以無明文
故不從胡紹曾嫌其與君競能理有未安其說甚善當時
世胄必有年少躐等者故詩人刺之而夫子錄之又以警
夫少年自恃者嘗謂世不乏幼慧之士然不教以篤實自
修則浮華日甚心性倫紀之功必無由踐又其甚者謂聖
賢生而已然不假學力於是羣尚穎秀輕侮老成世道人
心日趨於薄矣容遂鄭箋曰容刀遂瑞也然玩詞不如朱
傳之妥

祇言歸之之
易而不歸之
故可想其情
彌深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興也葦葭屬杭渡也跂企也言誰謂

河廣乎一葦即可渡之誰謂宋遠乎一跂足即望之矣以明己之不歸非不可歸其情傷矣誰謂河廣曾

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興也小船曰刀不容刀狹之甚不終朝而即到至近之甚也

河廣二章章四句宋桓公出其夫人子襄公立當迎母歸宋而不能然夫人作此自傷○夫

夫婦之際人倫之始也非有大故不容輕絕桓公之於
夫人蓋有不當出而出者說苑載宋襄公讓國於目夷
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義不可往夫有子不出
宋桓出其夫人過矣襄公立迎母歸宋蓋父之愆全子
之道何云義不可往哉
夫子錄此罪襄公也

附解舊說嗣君承父之重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謂夫子
錄此以教非也有子不出桓公之失襄禮當幹蠱以全孝

何以任母在外哉且七出之說先儒已有議之者夫忤逆
淫泆妒固可出矣若無子及惡疾皆情之宜憫者而一概
出焉豈聖人之制乎鄭康成又謂諸夫人雖無子不出以
嬪妾多不為絕嗣則宋桓夫人之出豈禮也哉後人因檀
弓記孔氏出母遂不敢疑然檀弓所載非實前人已正
之者矣夫子錄此詩正以戒夫世之重色輕德不務修齊
而藉口於七出者子豈嘗云乎妻也者親之主也可不敬
歟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云云未盡刑于寡妻之道而
遽以出為禮豈聖教哉如襄公立而復母乃為救父之失

否則非孝此詩所以存也

伯兮 揭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賦也伯婦人曰其夫之字揭武貌桀

英武之稱殳槍類長丈二而無刃蓋衛宣公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婦人憂王師之不反而念其君子盛稱其夫之才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賦也衛兵從王伐鄭至京師乃

東行故曰東也蓬草名其華如柳絮聚而飛如亂髮也膏所以澤髮者適主也沐滌面去垢因夫不在而不為容義也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比也其者冀其將然之詞杲杲日色

明首疾頭痛也言冀雨而日復出以比天時不順王師必不如願是以思伯而甘心首疾以夫勤主義當同甘苦也

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痠賦也諼本作蘘萱同似鹿蔥而葉小花色

白香清可以忘憂故一名忘憂草背北堂禮曰主婦北堂蓋伯有母在其妻恐貽親憂而思樹蘘也今人稱人母曰萱堂

詩經互解卷一

忠孝之情別離之意無不曲盡而詞旨和平其味彌永

言經恆角卷一
海病也上章言已甘心首疾而茲欲樹萱
忘憂蓋已憂而又恐貽親憂賢孝之婦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衛宣公時衛人從王伐鄭從軍者之
妻逆知王師不利而憂其夫之詞

附解序以爲刺時鄭康成本春秋魯桓公五年蔡人衛人陳
人從王伐鄭以爲詩作於此時信矣朱子特因自伯之東
一語謂鄭在衛西不從鄭說孔穎達曰衛從王伐鄭兵至
京師乃東行伐鄭非謂鄭在衛東鄒氏泉曰周既東遷衛
自西北而往故云之東胡紹曾曰案衛人從王至京師屬
右軍虢公林父正東行矣諸說確鑿無可疑者不然爲王
前驅句爲無根且但以爲婦人思其夫全詩之意多不明

蓋婦人逆知王師伐鄭不能成功而又以其夫義勇必死
王事故其憂之深切如此首言其才而僅曰執殳前驅而
已則其夫非貴職不得如孔穎達州伯之說惟其夫有忠
勇之才而阨於下位不能止王師之東行故但敘已別離
之憂以寄其無可如何之歎而末章又歸本於北堂慮其
不歸而貽親憂夫美伯之才而喜其從王知君臣之大義
也逆料王師無成而惓惓憂心明智之才也一於夫子而
不復爲容節義之志也若夫已憂雖切而不欲貽北堂以
憂又孝愛之至也夫子取之其以此矣若范氏之說言兵

者毒民於死聖王重之云云亦極有關於世然非此詩本旨也

狐欲渡而無梁貧逢冬而無裳憂之實傷時政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與也狐狀也似狗尖鬚大尾有黃黑

白三種綏綏獨行之貌石絕水曰梁狐性疑善聽冰堅則過河在淇梁則疑冰歲寒之時矣而之子乃無裳獨行故詩人憂之有狐綏綏在彼淇厲音賴心之憂矣之子無帶與也厲深水可涉處帶所

以束衣水深處狐亦遊之則寒益甚矣衣薄而有帶猶可禦寒無之則貧甚矣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與也淇側常在其側無服周身之服俱全也

有狐三章章四句附解序曰刺時毛氏曰衛之男女失時喪其配偶引周禮荒

政殺禮而多昏謂衛不能然也先儒從之而朱子竟以為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蓋以有狐淫獸取譬或然耳然玩其詞旨婉和不類淫人之作或謂君子於寒夜見貧民與狐涉水而傷之賦此按之詩意似得其實蓋狐涉在大寒之時而民乃無衣無服故君子即所見以起興觀其纏綿悱惻見於言表以為有惻隱之仁乃近似也

投我以木瓜音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比也木瓜

奈酢可食瓊玉名琚佩玉名言人贈微物當報之以重寶而猶未足以為報也但欲其永好而不忘耳蓋物輕而意濃故報之者無盡意也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比也

物有限而情無窮三四句一宕一接二也字意餘於言也

瑤美玉木桃更小於瓜矣瓊瑤更美於瑤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古音匪報也

承以為好也比也玖青玉李更小於桃瓊玖更美於瑤矣徐氏曰瓜有瓜瓠桃有羊桃李有雀李皆枝蔓也

故言木以別之

木瓜三章章四句

朋友相贈之詩蓋施雖薄而意厚故報之者相愛於無已也

附解詩序以為美齊桓諸儒皆從之即朱子讀尊孟辨亦云詩錄木瓜春秋序績之意亦以善衛人之情也及為集傳則以美桓之說為不據而疑為男女贈答之詞或云朋友相贈之詩也愚謂美齊桓則桓之惠不止於木瓜而衛人實未嘗有以報之朱子之說是也然謂為淫詩亦屬猜擬

惟謂為朋友相贈則自明其所報不足以報而感德之思有不係乎物而係乎情者所謂物薄而意厚也夫子取之以明報施之道甯厚毋薄非必其施之厚而始不可忘且投瓜李者初未嘗求報也而報之者如此尤足見相與之隆焉孔叢子載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焉則瓜李之說非設言可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衛首并邶鄘侵敗王略故子列於變風之首而

又特先邶鄘一以明不與諸侯之兼并一以明十五國之詩皆以壞王章而後變變者失政之為非先王之舊也若張子衛濱大河其人輕浮之說愚不謂然蓋人者天地之心而君上者又裁成天地者也風土雖薄仁之

言糸必角名一
以教化則厚康叔武公曷嘗不蒸蒸治化哉且卽衛詩亦多賢者烏可以一概論若桑閒濮上之音及趨數煩志之音皆流失使然豈其地不足興禮樂耶

王之一六 王周東都洛邑王畿之地周初武王居鎬成

被弒平王立徙於東都王室遂卑其詩無以自別於諸侯孔子刪詩序諸邶鄘衛後明王室之卑諸侯僭亂為

之也而王之不能自立亦從可見蓋當日盛時武王周公以公天下之心待人禮樂征伐雖統於天子而諸侯

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天子亦惟治其畿內王之有風亦如二南不自東遷始也第東遷以後王室衰而風詩失

正其詞乃如此夫子敘之變風之次以明于不德則儕於侯垂戒後世焉其地則今河南府懷孟等州是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

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 音汀。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 黍穀名苗

目不辨於黍
稷心莫知其
向方憂之深
而呼天其詞

痛切其各始
謀遷都之人
至矣

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離離垂貌稷亦穀名一名稌似

黍而小其實叢生邁遠行靡靡猶遲遲搖搖無定悠悠遠貌

蒼天遠視蒼蒼然也大夫見故宮廟地盡為禾黍感傷顛覆

傍徨不去而歎始謀東遷之人為計大左也始見黍之離離

繼乃知其為稷狀愁眼昏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

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

何人哉 賦而興也穗秀也如醉憂之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

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

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噎憂深不能喘息 如噎然稷實堅結如人心噎

黍離三章章十句 平王東遷之後周大夫行役至於宗 周見黍稷而興歎閔王室之衰自棄

其形
勝也

附解范甯序穀梁謂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宋儒因之以解孟子王迹熄而詩亡愚於孟子註已詳辨之茲不贅若乃王之降爲風朱子亦曰王室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爲雅而爲風然王號未替故不曰周而曰王夫王之降也孰降之乎王應麟曰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已爲之歌王矣孔子哀公十一年始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得所則降王於風非孔子也孔穎達曰王爵雖尊以政狹入風張子曰王次衛者恐混於二南故以三國閒之鄭志張逸問平王之詩不能復雅而幽厲乃在雅何也鄭康

成謂幽厲以酷虐暴諸侯故爲雅平桓則政教不及畿外故爲風是皆掠影之談也孔氏又謂風雅之作本自有體非謂採得其詩乃貶之朱子曰王風是他風如此不是降爲國風風多出於在下之人雅乃士大夫所作雅雖有刺而其詞與風異鄭樵曰七月西周之風黍離東周之風是三說者近之矣而猶未洞然於其故也竊謂文武周公以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代天理物不以土地人民爲私有也故分地諸侯使各君長治化而天子但總其禮樂征伐之大權孟子曰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蓋

其自治畿內為諸侯之表率雖天下咸凜王章而其自視無異諸侯周初風詩首重二南文武成康盛時一道同風皆本修齊以及天下然先王猶恐下情壅於上聞也故當時採風王朝自有王朝之詩列國亦各有詩皆載在典冊播於樂府東遷以後雖政教不行而風詩尚各從其類故王之有詩乃周之舊制也特東遷之後王者不能以教及民是非失實而勸懲不明耳此季札觀樂所以有王風若非王本有詩安得而歌之夫子刪詩去其不可存者而存其關勸懲者若王之風則猶夫詩之舊而特序諸三國後

以寓訓戒非有降之者也不然謂風不如雅何以解於二南豳風謂雅優於風何以解於小旻板蕩至曹植以為尹吉甫殺伯奇其弟伯封作黍離則因而傳會者又齊魯衛三家以王風為魯詩新序云衛詩皆不可從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來
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賦也君子婦人稱其夫雞稽也能稽而棲日時羊性畏露晚出而早歸常先於牛既無歸期亦無定所會羊牛之不若故思之甚也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佻音潔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音竭○賦也佻會桀桀時藏而桀露故先至者棲時後至者棲桀括至苟且也苟無飢渴不敢

無定時亦無定所敘勞民非禮只此二意已足該其他矣如之何勿思若曰非是則行役義也可勿思也所以為賢也

言糸也角角一
望其來至而但
望其生全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農民行役而其妻思之也先王
慎用民力不得已而用之必歸
有定時行有定所而且曲慰其室家之情俾無怨恫周
衰王政不行諸侯背畔王乃不思撫字而虐用其民至
於行役無期農民怨歎序此黍離之
後非特喪其地利尤早失其人和也

附解序曰刺平王申之者曰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
難以風孔穎達謂在家之大夫思僚友在外之危難朱子
改爲大夫行役而室家念之就室家言其情更爲真切矣
第謂大夫行役似不然

折衷以爲農民行役則棲峙棲桀羊牛下來詩中乃無賸語敬

從之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顧氏炎武曰且字
章之餘也○賦也

羨他人之樂
而已之憂可
見與簡兮參
看可以見賢
者仕亂世之
情

陽陽自得之貌簧笙管中金葉由從也房奏樂之所孔穎達
曰房中之樂作於小寢只且語助詞言以君子爲伶官而志
氣陽陽常若自得左手執簧右手招我由房以爲此中甚樂也
君子陶陶左執翾右招我由
敖其樂只且賦也陶陶喜悅之狀
翾舞羽也敖舞位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政亂國危賢者思薄祿以全
身而羨其友伶官之樂也

附解序說閔周也毛氏曰君子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然玩
詞意乃在位之君子因不能自展而歎不如伶官之流無
與於理亂可以藏身遠害爲甚樂也蓋賢者不能不爲祿

仕而衰世義多不容是以思藉此全身有國者使賢士以
執簣執翻為樂其亦殆矣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

予還歸哉興也揚激揚戍屯守申姜姓之國平王之母家南

束薪興王政衰不能令諸侯彼其之子謂他國當戍者曷月

旋歸久戍而不得代也蓋不當戍而又不共戍久而不代故

也怨之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

月予還歸哉興也楚荆也輕於束薪甫即呂也亦姜姓

水不流束蒲說文從草浦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音甫懷哉懷哉曷

月予還歸哉興也蒲草也又輕於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申國數被犬戎侵伐平王使畿內

申國近楚數被侵伐故王使人戍之按是時楚尚未強

橫何緣而侵擾申國或言申侯結犬戎弑幽王而立平

中谷有萋萋其乾矣有女仳離嘒其歎矣嘒其歎矣遇人之

艱難矣興也萋益母草曠燥乾萋之老者仳別也嘒歎聲艱

君子別離而歎人暗指當時在位蓋詩人諱其詞平

日無撫恤之仁遇凶無備禦之策是以士女流離也中谷有

萋萋其修矣有女仳離條其歎矣條其歎矣遇人之不淑矣

興也修長茂條條然歎貌嘒同淑善也早之久而長茂者

亦嘆矣棄之久而嘒歎者條歎矣所以致此由遇人之不善

也蓋凶年上不收恤中谷有萋萋其溼矣有女仳離啜其泣

必有乘亂侵擾民者

咏旱而第以
雍乾為言早
狀已曲盡咏
失所而第以
女言流離已
該括遇人不
淑歎其何及
上之昏頹已
可見數矣字
嗟歎無窮其
憂世憂民之
心無已亦見

矣

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興也溼窪地啜泣貌早之極在溼地者亦嘆矣窮之極則條獻者啜泣矣

事已至此未如之何反若責其不早為計者責上之意深矣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凶年饑饉室家相棄而詩人歎蓋旁觀之詞所以致其責備

附解序云閔周是也蓋政散民流賢者覩其此離而深歎惜

舉女則民不待言其曰遇人艱難遇人不淑若謂其夫若

謂他人葢詩人諱言在上忠厚之詞也啜泣何及又言不

早為計至於流離若責之而悼逾深矣舊說作婦怨夫之

詞夫凶年流離其夫亦出無奈責之則為傷厚且於詞義

較緩矣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羅

古音羅 尚寐無吡 比也兔性陰狡爰爰緩意故作遲緩以避害

幾吡動也言張羅本以取兔而雉反離之喻小人無罪而君

子遭刑因歎其初生之時尚不至此政刑顛倒欲庶幾寐而

不動或可免禍也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

逢此百憂尚寐無覺音教○比也罽覆車也有兩轅中施罽

覺寤也覆車似車而實以掩取禽獸無端有兔爰爰雉離于

罽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比也施

上曰罽庸用也言此設罽之為尚無所用之蓋猶能覺其奸

也今則百計險狡處處逢其凶害聰聞也無所聞則無所憂

亂世難以免

而不至欲寐

先矣

不覺沈痛

先矣

先矣

先矣

先矣

先矣

先矣

先矣

先矣

也

免爰三章章七句

周衰政刑顛倒君子罹殃詩人憂之而作

附解序謂閔周毛氏曰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諸儒多從之朱子以為不樂其生得之餘皆衍諒矣然亦謂諸侯背叛按之詩詞初無此意大抵賢士遇害君子傷之而作者也

縣縣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

至親相顧可以履險而夷他人則泛泛矣此詩之意與棠棣相發明再三以遠

顧興也縣縣聯屬之貌岸上曰滸終遠遠而不可復親有終漂流人乃不然遠其兄弟而謂他人父雖謂之父然非其親屬卒莫顧也蓋其窮甚矣 縣縣葛藟在河

之涘

音矣

終遠兄弟謂他人母

音米

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音以興也涘

兄弟為悲周道親親雖衰世而其流風可想

水涯更險於滸矣母與父同取鞠養意有心戀之也 縣縣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

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興也岸為水齧曰滸又險於涘矣而葛藟終在焉者以根枝盤

結故也昆兄也莫我聞則不但不顧有而且如充耳矣

葛藟三章章六句

時有遭亂去鄉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歎

附解詩序謂刺平王然王族被棄亦不至謂他人父母且周室眾建親親王畿之內皆有采地王室之衰特以諸侯强大無棄其九族之事故從朱子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賦也彼謂賢者蓋在朝之士思被黜之賢而諱言之故曰

詩經互解卷一

五

葛所以為布不仕之服蕭

艾同類而有
香臭言其混
於流俗也其
思以積久而
深則其人之
德可想

彼也葛所以為絺綌如三月
彼采蕭音修兮一日不見如三秋

兮賦也蕭菽也葉白莖羸科生有香氣
祭則炳之以報氣三秋則不止三月
彼采艾音義兮一日不

見如三歲音試兮賦也艾蒿屬所以療疾三歲又深於三秋

采葛三章章三句賢者見黜於野而其友思之言其事非所事以明已眷念之深也

附解序說懼讒也毛鄭孔疏皆云使臣任事於外讒閒易生

一日不見君則如三月諸儒多從之然以彼屬使臣下文

接意殊強朱子定為淫奔託言而本文詞氣和順亦未有

以見其為淫詩也或謂賢者被讒見黜於野周人閔之而

作近是蓋采葛蕭艾細人之事言以彼之賢而竟采艾兮

令人思念而不能已雖一日不見亦如三歲兮凡詩用兮

字皆有餘情之詞蓋不顯斥其君棄賢之非而第言其所

事非事已難忽然其為歎惜無窮而其用意為至溫厚矣

大車檻檻賦也大車大夫車毳衣如蒺革路也檻檻車行豈不爾思賦也畏子不敢賦也

聲毳衣天子大夫之服蒺蘆始生者毳衣五采其大車啍啍大車

毳衣如璊賦也豈不爾思賦也畏子不奔賦也色孔氏曰未之赤苗曰璊玉赤

色如之奔賦也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賦也生穴壙

皦白也終明己之志生死不異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或曰周人行役訊其室家而作是也蓋法嚴則民不敢避役然其心則非

政刑不如德
禮此詩見之
夫子於王風
之末序此見
治術之不明
終以有麻見
世非無賢不
見用而終老
田開世教遂
日衰矣

言經中角名一誠服也故於室家之情惓惓如此而大夫之不恤民亦可見矣

附解序謂刺周大夫毛氏曰陳古以刺周大夫朱子易為淫

奔者畏大夫之詞似已然淫奔者生尚不能相從死安得

同穴或以為周人行役慰其室家之詞詞義相副不得以

其偽而廢其言也

北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音沱○賦也北中境坳之處麻

穀名皮可績為布子嗟賢人之字將麻也施施從容自得北之貌子嗟藝麻有若麻留子嗟者因冀其來而共天位也

中有麥彼留子國音役彼留子國將其來食賦也子國亦賢人

若麥留子國食冀其來而共食天祿北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不言此棄之而曰彼留之婉矣冀其來且食而不果又冀其誨以道擊矣

音儿○賦而比也之子通指前二人佩玖喻所行之道言二人留於李下招之不至則守道堅矣然猶冀其貽我以言俾免咎戾蓋重之者至矣

北中有麻三章章四句賢者自食其力國人思之而作

附解序以為思賢諸家皆從之獨朱子謂其語意不莊然詳

味之未有以見其不莊也先儒議之者多當從序說獨毛

傳以子國子嗟為父子則泥耳謂留為姓亦非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周之衰也與他國異幽王被弑賴諸侯以

復安使平王能修明王制任用賢侯列國猶未敢貳也乃輕棄故都甘於庸弱諸侯遂不復稟王命然其遺風善政猶有存者故王風十篇多賢人君子閔時之詞而夫子敘黍離於篇首見東遷之所以衰殿北中於篇末

見王室之猶可為季札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
思憂思不懼先王之遺澤猶有存者可不懼也舊說諸
多誤解竝夫子錄詩之意不明學者當
就本文涵泳求其自然之義則得之矣

詩經恆解卷之一終

